

寄園寄所寄

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漸岸趙吉士恒夫附

棠業

王

輅大席

全

佳

景衡

校訂

汪

薇棣園

孫繼孫

泛葉寄

泛葉新安理學

故老雜記

黔兵始末

寄園主人曰薇處萬山中其田土所產畜于他郡
生其間者不得不裹糧服賈奔走四方以謀食而

老儒宿彥自蒙齋讀書至老死未嘗暫釋著述見
棟不肯一俯首就試有司講學書院自紫陽還古
而外所在多有顧海內大夫士之與嶽人接者往
往奔走四方之人居多而溪山窮谷中宿儒不得
一叩其姓氏遂并我考亭夫子篁墩正希諸先生
概目之曰嶽人耳不亦誣歟首輯新安理學次輯
故老雜記若黥兵始末則鄉先生之有功于桑梓
不可不附而存之

泛葉寄

新安理學

新安自紫陽肇興。先儒名賢比肩接踵。迄今風尚醇朴。雖僻村陋室。肩聖賢而躬實踐者。指不勝屈也。嗚呼。千秋具在。豈徒尚口。前微不逮。

有志當理。畧撮世所共尊者數人。可以興者。

朱子名熹。字仲晦。婺源松巖里人。五代有朱古。蓋者。仕爲婺源鎮將。因家婺源。歷傳三。宋爲承仕郎。森生松。松年踰髫髻。以上合躋身。授建州政和尉。以父喪值亂。寓建之崇安。服除。調劍州尤溪尉。監泉州石井鎮。建炎間。告歸十餘年。紹興四年。內翰葉衡言於上。召試館

職除祕書省正字。明年市駕還臨安。上言甚切。至遷尚
書度支員外郎。兼史館校勘。歷司隸吏部兩轉。兼領史
職如故。後以抗疏阻和議。出知饒州。請告老。得主管白
州崇道觀。初松交呂廣問。雅遊於蕭觀。繼從審之間。
大明六籍要旨。而微之理。實松有開其先云。松力行
砥礪。嘗自謂性卞急。害道。因取古人佩章之義。名齋。所
著有章齋文集外集。建炎四年庚戌九月十五日甲寅。
生於尤溪寓舍。先是松生時。婺源城有白氣如虹。自
井出。至是燕生。復有紫氣如虹。自井出。騰上光星。且因
名之曰虹井。紹興四年。松入小學。過孝經大義。從羣兒
遊。獨以泓立八卦。端坐視其排心者。初松疾革時。以後

事屬少傅劉子羽。語熹曰。胡原仲劉致中劉彥伸。此三人學有淵源。吾卽死。往受學焉。汝其念哉。松年。熹乃往依劉子羽。居崇安。從學於三君子。遂築室於西谿山。十七年。其秋。通籍建陽。舉於鄉。十八年。舉進士。二十年。奉歸。婺源展墓。以張敦頤所贖歸父贖印。請族父老主之。供祭祀事。二十一年。授同安主簿。將赴同安。慙學者之不達其指而道悖。乃師事延平李愿中。獨得宗旨。爲學始就精實。而會理一分殊矣。泊同安。取令甲邑簿所爲者。大書揭之櫺間。其後六年。爲隆興元年。孝宗卽位。數召入對。言時事。請脩監南嶽廟。三年。如長沙。訪張栻。講喜怒哀樂未發之旨。兩月。去。道昭武。謁黃端明。值

祇登衡嶽之山。賡輶游院。繕修官。歸崇安。四年。崇安飢。請貸粟於府以賑。其冬民願歸償貸粟。太守王淮令所之里中。而上其籍於官。社倉之議始於此。五年。遭母祝氏喪。乃述往事。思來者。喟然興歎曰。先大夫有言。自兩程夫子歿。有能紹道緒。正易傳。述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予其何敢忽。於是修舊起廢。據仲尼之素功。上自羲氏。下至於茲。靡不羅網研鏡。注疏而軌之正。以垂六藝之統紀。自是弟子日親。握衣至自趙方。莫不受業焉。九月有旨特與秩改官觀。辭。淳熙元年夏拜命。明年夏呂祖謙請遣講學於寒泉精舍。祖謙別去。餞之至鵝湖。陸子壽子靜來會講。無極太極。未合并而去。五年遣

知南康軍。置奏減星子縣稅錢。立周程祠。後白鹿洞書院。身爲勸駕。諸生自以爲得師。八年二月。熹與子壽子靜。復會於南康。議論乃多有合者。特請子靜升講。以發明之。是年秋。除直祕閣。改除提學浙東常平茶鹽。九年夏。詔捕蝗。熹言於宰相。行社倉之法。又言紹興和買害民。台州丁錢當免。及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事。其年秋。除直徽猷閣。改除江西提刑。十五年夏。除兵部郎官。與兵侍林栗講易不合。以足疾乞祠。明年春。詔與宮觀。是時始出太極圖通書西銘解義授學者。十六年春。除祕閣修撰。屢乞祠不許。光宗卽位。詔許之。仍直寶文閣。兼學士院。降詔獎諭。轉朝散郎。賜緋魚。其年秋。除江東提

副。又辭。冬。改知漳州。二年春。乞補官觀。四年春。差主簿。南京鴻慶。冬。除湖南安撫。先是使人自金回。問朱先生安在。以故有是命。寧宗初。除煥章閣待制。侍講。冬。奏事便殿。辭。改說書。差遣。上孝宗山陵議狀。詔進講太學。實錄院同修撰。辭。不許。封婺源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入內院。除官觀。頃之。除寶文閣待制。知江寧府。湖北安撫。慶元元年。三乞致位。其年冬。詔充祕閣修撰如故。祠官觀。北冬。值韓侂冑禁偽學罷祠。四年。乞致仕。明年夏。許之。六年春。二月辛酉。足大聖誠意帝。其後三日甲子。以疾終於正寢。是日人風拔木。洪水潰崩山。年七十有一。葬建陽唐石里之天休谷。初。蔡展墓婺源。有終焉之志。其

建蔡氏力挽歸闕云。嘉定元年。諡曰文。封信國公。紹定
間。改封徽國公。從祀孔子廟。後賜所居里額曰文公闕
里。元至正間。追諡。熹父松曰獻靖。熹授子塾。先熹十年
卒。次塾。迪功郎。監湖州德清縣戶部新市犒賞酒庫。後
十一年卒。次在。字敬之。承議郎。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
鹽公事。歷官至工部侍郎。封建安侯卒。贈銀青光祿大
夫。熹從孫曰洪範。家貧苦學自忍。常館於胡舜卿。授以
易學。舜卿卒。洪範以易授舜卿子寶祐。元年登第。授爲
武夷書院山長。一軌於古道。時人高之。熹十世孫曰懋。
明天順下。進士。歷福建都轉運鹽使司運使。以廉能
稱。懋弟懋。以書聖子孫例入太學。授永年縣丞。懋弟懋。

由縣學生。貢入太學。以先賢後乞奉祠。授本縣學訓導。
植從姪。焞。例入太學。授瑞州府知事。嘉十一世孫曰誠。
爲太醫。曰堅。爲博士。告老。子鎬嗣。先是武宗末年。戴銑
汪玄錫王定後先奏請。以朱子繼孔子者也。重朱子所
以重孔子。重孔子所以重道也。孔氏嫡長之裔。居浙衢
州。其支庶亦當他徙。而後居魯之曲阜。累朝錄蔭。惟曲
阜子孫世襲公爵。而衢不與。以闕里爲重故也。今朱氏
婺源卽孔闕里。闕之建安。卽浙衢州。朱氏子孫在建安
者。恩典已隆。而婺源子孫。顧未得錄蔭一人。其輕重緩
急之序。甚有遺憾。其非所以處朱氏於孔子之門也。嘉
靖卽位之元年。乃下詔曰。以文公次子。植之後嫡孫一

人爲博士官，仰奉祀事。諭曰：余嘗謁武侯精舍，覽寒泉考亭諸勝。之南康尋白鹿洞遺跡。之湖南瞰嶽麓書院以上，馳神於恒岱太華鄒魯間，未嘗不低徊畱之。登降趨蹌，仰窺道德氣象，自伏羲以來，如作家者，蓋有三。大開闢焉。堯舜之精一，開闢一候也。夫子之求仁，開闢一候也。朱子之存心致知，開闢又一候也。堯舜之時，如元之元。孔子之時，如元之會。朱子之時，如元之運。其將以漸而華實矣。是三世家者，固元氣之流行於宇宙間，其立極固同也。矧我徽爲先世桑梓之鄉，得游從於闕里，其景仰至止。又當何旣哉。朱子世家

司馬公自破其凡例，跡孔子於世家，其隻眼如箕，即

其推尊至聖一副創誠也。王半山強作解事。安肆議
評。貽笑千古矣。不知評事真源者。乃欲襲唾餘以立
新異。噫。何天下牛山之見之多也。

准御史王完奏下所司。隨據本府知府張芹保奏。朱
墅係文公十一代嫡派孫。世居婺源。相應立祀。嘉靖
二年。奉旨朱墅准與做翰林院五經博士。三十七年。
又用本學訓導府端言。俾世蔭錄勿絕。爰建署於縣
治大街。朝賀如有司。國朝因之。明朱墅字原靜。
嘉靖二年襲。朱籍字以中。嘉靖三十五年襲。朱
德洪字弘甫。萬曆三十四年襲。朱邦相字君輔。崇
禎元年襲。國朝朱鼎字輝臣。順治十三年襲。朱

坤字廣輿。康熙五年襲。婺源志

程大昌字泰之。生休寧南鄉會里。十歲能屬文。登紹興進士第。積官宣奉大夫。龍圖閣學士。封新安郡公。贈特進。諡文簡。大昌慷慨篤學。於古今事靡不考究。論著追配古作。有禹貢圖論。毛詩辨。正演繁露。考古編。易老通言。易原推錄。北邊備對。尚書譜及文集。又爲山川地理圖。就經筵進呈。府志

休寧理學九賢坊。以程文簡公爲首。蓋朱子而外。皆其卓卓者也。公勲業爛史冊。後數百年。又有裴穀。篤教父子兩尚書。程氏何多賢哉。九賢坊在休東門外。去寒舍舊市五里許。公與吳學士儼。程公若膺。陳公

櫟。倪公士毅。朱學士升。及余祖東山公沔。汪公循。楚公準。

竹洲先生吳儼。初名禰。字益恭。爲休寧南山遺祖。儼幼與兄俯齊名太學。爲之語曰。詹山三蘇。江東二吳。登紹興進士。通判邕州。時南軒張先生經畧嶺右。遇疑事必咨儼。且以書告朱文公熹曰。吳益恭。忠義果斷。緩急可仗。未見其匹。薦於朝。得召對。張拭以五峯知言授之。且書孔子之剛。曾子之勇。南方之強。三言以贈。儼受教而行。見孝宗。首陳恢復大計。授廣南西路安撫。以親老請祠。終於家。寶祐四年。曾孫資深。以儼平生著述表進。賜諡曰文肅。所著有竹洲集三十卷。棣華小錄。及特爲尊

尸堂記。懇懇人爵天爵之辨。文公讀之喜曰。往者張荆
州呂著作稱吳邕州之才。今讀其文。有以見其所存矣。
全上

汪莘字叔耕。休寧西門人。幼不羈。長卓犖。有大志。不肯
降意場屋之文。退安丘園。讀易自廣。凡韜鈴諸書。靡不
究習。屏居黃山。嘉定間。詔求言。遂三扣關。論天變人事
民窮吏污之弊。楊慈湖真西山見曰。真愛民憂國之言
也。不報。時朱子召赴經筵。未至。莘逆通書。言財不待先
生而富。兵不待先生而強。惟主上父子之間。所不能濟
者。待先生而濟。若憚於爲父子深愛之本。而利於爲體
貌臣工之末。以是爲治。未有能久者。今日之事。先生建

明稍緩。竊恐言者已伺其後。是非不能爲天下學道者之地。亦恐不能爲後世學道者之地。朱子深重之。用其言。徐貳卿誼帥江東日。謂其履行素高。移檄本郡。使備筆札。抄錄著述。欲以遺逸薦於朝。不果。築室柳塘上。自號方壺居士。著有柳塘集。全上

先生隱柳塘。著書。今遺址猶曰柳塘巷。曰碩儒里。每過其地。憶前輩風流。輒低徊不能去。

程若庸。字達原。休寧汭川人。從僊雙峯沈毅齋游。得聞朱子之學。淳祐丁未。爲湖州安定書院山長。庚戌。馬北山去疾。極臨汝書院於撫州。聘若庸爲山長。買田宅居之。咸淳戊辰。登進士第。爲福建武夷書院山長。若庸累

主師席及門之士最盛。在新安號勿齋。學者稱勿齋先生。在撫州號微菴。以寓不忘桑梓之意。學者稱微菴先生。如吳澄程鉅夫范啓金若朱吳錫疇皆其高弟。所著有性理字訓講義百篇。及太極圖說近思錄註。上上

微地瘠人稠。往往遠賈以逐利。僑居名都大邑。天下之與吾徽人接者。幾盡疑爲膏腴中人。遂使寒之孤寒士。輒不欲以徽人稱。不知深山窮谷中。凍餓窮經。雖三公莫足易者。唯吾徽大有人在也。因程公自號微菴。附寄一慨。

徽山有黃海白岳。水有練溪新安江。勲賢有程忠壯汪忠烈。正學有朱徽國以下。文章節義。自吳少微以

及金正希。代不絕踵。而世顧目之曰。徽人。曰。朝奉。若
而人者。非徽人。朝奉耶。况黃山白岳。靈奇甲東南。勝
朝重科名。亦有兄弟九進士。四尚書者。一榜十九進
士者。乃風雅如湯臨川先生。亦不精察。有詩曰。欲識
金銀氣。多從黃白遊。一生癡絕處。無夢到徽州。得毋
貽笑山靈。

胡方平。字師魯。號玉齋。婺源梅田人。初德興沈毅齋貴
珩。受易於董夢程。夢程受朱熹之易於黃幹。而方平又
從學於夢程貴珩。研精易旨。沉潛反復二十餘年。嘗因
文公易本義著啓蒙通釋。又有外翼四卷。又有易餘閒
記。其言曰。朱子言易。開卷之初。先有一重象數。而後易

可讀。啓蒙四篇。其始明象數。以爲讀本義而設者。與象
非卦不立。數非蓍不行。象出於圖書。而形於卦畫。則上
是以該太極之理。而易非淪於無體。數衍於蓍策。而達
於變占。則下足以濟生人之事。而易非荒於無用。明乎
此。則本義一書。如指諸掌。子一桂。字廷芳。易學得於家
庭。宋景定甲子。年十八。領鄉薦。試禮部。不第。入元。退而
講學。遠近師之。嘗入閩。博訪諸名士。以求文公緒論。建
安熊去非。方讀書武夷山中。與之上下議論。歸則衷集
諸家之說。以疏諸子之言。爲易本義附錄。纂疏本義。啓
蒙翼傳。其言曰。易道有四象爲要。易學有四占爲難。朱
子啓蒙本義。專主卜筮。本義又專以象占示訓。蓋皆引

而不發。待學者自悟。爾又著詩傳附錄纂疏。十七史纂人倫事鑒。歷代編年諸書。並行於世。居之前有二小湖。自號雙湖居士。遠近師之。稱雙湖先生。全上

雲峰先生胡炳文。字仲虎。考川人。幼嗜學。父母恐其成疾。欲止之。乃以衣蔽牕隙。終夜默誦。既長。篤志朱氏之學。上邇伊洛。以達洙泗淵源。凡諸子百氏陰陽醫卜星曆術數。靡不推究。四方學者雲集。嘗爲信州道一書院山長。其族子定。建明經書院。以館四方來學士。炳文署山長。爲課試。以訓諸生。調蘭溪州學。正不赴。所居扁曰隨齋。於四書諸經。會集衆說。參考以求其通。餘千餘卷之學。本出朱熹。其爲說多與熹無異。炳文淺正其非。以

故作四書通。往往發其未盡之蘊。又作易本義通。性理及朱子啓蒙。易五贊通釋。春秋集解。禮書纂述。自以更易未定。門人亦有得其藁者。又有大學指掌圖。四書辨疑。五經會意。爾雅韻語。雲峯筆記文集二十卷。卒諡文通。全上。

雙湖先生與雲峯先生俱能力肩正學。有功後進。至今讀其書。咸拜敬焉。識者謂朱子餘芬。鍾發居多。

陳櫟字壽翁。世居休寧之藤溪。甫三歲。祖母吳氏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七歲通進士業。師鄉先生黃常甫。常甫出於婺源滕氏。私淑朱子。故櫟學有源委。朱子利澤廢。慨然發憤。致力於聖人之學。謂朱子歿未久而諸家

之說。往往亂真。乃著四書發明。書傳纂疏。禮記集成。論
孟訓蒙。口義書解。浚衣說。讀易編。讀詩記。六典撮要。三
傳集註。及增廣通畧。公慮數千萬言。凡諸儒之說。有畔
於朱氏者。刊而去之。其微詞隱義。則引而伸之。其所未
備者。復爲說以補其闕。於是朱子之說。大明於世。延祐
初。詔立科舉取士。有司強之。試鄉閭中選。不復赴禮部。
教授於家。日用之間。動中禮度。與人交。不以勢合。不以
利通。苦誘學者。諄諄不倦。臨川吳澄。嘗稱櫟有功於朱
氏爲多。凡江東人來受學者。盡遺歸。櫟所居堂曰定宇。
學者因稱定宇先生。元統二年卒。揭傒斯誌其墓。與吳
澄並稱。曰澄居通都大邑。又數登川於朝。天下學者四

面來歸之。故其道遠而章。尊而明。櫟居嵩山間。與木石
處。而踪跡未嘗出鄉里。故其學必待其書之行。天下乃
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禦。是可謂豪傑之士矣。從姪
光。博洽羣經。羅網百氏。朱升趙汭多所取正。隱居教授。
人以書厨目之。全上

定字先生。爲朱子功臣。著述俱極中正。四書大全所
引新安陳氏說頗多。

倪士毅字仲弘。休寧倪干人也。其先三世皆以經學教
授鄉里。士毅世其學。及長。潛心求道。師鄉老儒朱敬典。
陳定宇。學益以充。教授黟下阜。黟人化之。所著有四書
輯釋。歷代帝王傳授圖說。道川集。全上

士毅公幼子尚流。嘗校定余東山公春秋集傳。

汪克寬字德輔。一字仲裕。號環谷。祁門桃墅人。六歲日記數百言。至十歲。父應新因取祖華問學於饒雙峯。及當時問答之言授之。克寬玩索有得。遂於理學寔悟。乃取朱子四書。自定句讀。晝夜誦讀。知爲學之要。自是讀六經諸子。歷代史。通鑑綱目諸書。悉皆成誦。延祐戊午。侍父往鮑之浮梁。拜可堂吳仲迂於州學。吳謂諸門人曰。克寬穎異絕倫。勇於爲學。他日必有所成。旣歸。遂篤志聖賢之學。閉書齋於居室東偏。扁曰思復。銘於齋壁。泰定丙寅秋。郡邑舉應江浙鄉試。明年會試。論春秋與主司不合。又以對策切直。故黜。遂厭科舉文。乃取春

秋博考諸說同異。會萃成書。名之曰春秋經傳附錄集疏。易有程朱傳義音考。詩有集傳音義會通。禮有經禮補逸。資治通鑑綱目有凡例考異諸書。教授宣歙間。數與鄭王汪澤民講論。意氣相洽。澤民復遣其孫世賢。執經門下。四方學者。從游甚衆。嘗語之曰。聖人之學。以躬行踐履操存省察爲先。至於文章。特其餘事。洪武三年。朝命行人禮聘。與同翰林朱謙。刪修元史。事畢。以老疾辭不仕。賜宴禮部。給驛還卒。休寧程敏政贊其儒。曰。此考亭世嫡門生第四人也。此龍興史局布衣第一人。其六經皆有說。而春秋獨盛。平生皆可師。而出處尤正。其道足以覺人。其功足以衛聖。遺像凜然。百世起敬。祁門

朱子綱目上繼麟經。環谷先生以凡例考異羽翼其間。令讀者豁然心目。洵稱史學功臣。

趙汴字子常。遠學於九江黃楚望。復以書謁臨川虞集。求草廬吳澄道學淵源。嘗以爲周易春秋二經皆聖人精神心術所存。必盡得不傳之妙。然後孔門之教乃備。其於春秋。不舍史以論事。不離傳以求經。不純以褒貶泥聖人。以爲左氏杜氏。主史釋經。而不知筆削本旨。公穀啖趙。知求筆削之旨。而不考魯史舊章。俱不能無弊。乃離經析義。分爲八類。辯而釋之。名曰春秋屬詞。以著聖人筆削之旨。作春秋集傳十五卷。以明聖人經世之

志。著左氏傳補註十卷。師說三卷。以爲學者求端用力之階。隱居休寧之東山。至正末。起鄉兵。輔元帥婺源汪同保鄉井。洪武二年。召修元史。乃如京師。竣事。不願仕。還年五十二。學者稱東山先生。有東山集。休寧縣志

先東山著述最富。古士刊其遺集行世。春秋屬辭。年久漸鮮善本。近出藏稿。復付剞劂。敢謂能讀遺書。亦不忍使祖澤蕪沒云爾。

潘榮字伯誠。桃溪人。隱居博學。通諸經。尤長於史。嘗著通鑑總論大要。治天下有三。曰明曰斷曰順而已。明則君子進而小人退。斷則有功勸而有罪懲。順則萬事興。人心悅而天下和。三者之要在身。身端心誠。不令而行。

矣。其說反覆數千言。又嘗集蘇句百篇。學者稱爲節齋先生。泰源志

朱升字允升。生休寧。後徙居歙之石門。幼師陳櫟。至正癸未。聞資中黃楚望講道浚浦。偕趙汭往從學。歸登鄉貢進士榜。授池州路學正。以身示法。江南北學者雲集。會淮甸兵起。壬辰春秩滿歸。而新黃兵至徽矣。所居僻在窮山。雖避兵奔竄。著述不輟。每耻俗學。務究極天人之蘊。丁酉秋。明兵下徽。卽被召見顧問。升對曰。高築城廣積糧。緩稱王。上人悅。遂預帷幄密議。冬辭歸。後連歲被徵。比至。上有所訪問。後亦不强兩也。大抵禮樂征伐之議。升所贊畫居多。吳元年丁未。授翰林侍講學士。中

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諱曰春。我同姓之老。實爲
耆舊之英。其見親禮如此。葬以年高致政歸家。有梅花
初月樓。上觀瀨。宸諭以賜。年七十二。號楓林。學者稱楓
林先生。所著書。載書籍志。子同。字大同。以升恩陞禮部
侍郎。後坐事廢。休寧志

鄭玉字子美。幼好學。氣宇高岸。誠見出人意表。不樂仕
進。勤於教授門人。受業者衆。乃構師山書院。至正十四
年。朝廷以翰林待制奉議大夫。遣使賜御酒名幣。浮海
徵之。玉不起。家居著書。有春秋闕疑。周易大全附註。玉
朱易契。餘九篇。十七年。金陵兵至徽。守將欲要致之。玉
曰。吾旣不能慷慨殺身。以勵風俗。猶當從容就死。以全

義縊死 欽志

泛棗寄

故老雜紀

紀何雜乎爾曰章而入耳長而觸目都不忍念也。郡邑有乘矣何雜紀乎爾曰補其所不及載不必盡載者何嫌乎雜也。且乘則類分而聞不妨隨及後之視今何必不畱故老之流傳以資粉社談助。

國朝督兵張天祿入徽州。至新嶺。方造飯。張假寐。夢旌旄擁一赤面多鬚者。又兩白面者。戒張曰。汝此行。懷勿殺人。若殺人者。令汝不得善歸。張悚然寤。疑是關夫子也。比到嶺脚。有趙國汪公廟。張入廟少憩。見上神像。卽

夢中所見者。益大驚懼。敕軍士不得焚殺。有犯令者立斬以徇。縣是一軍肅然。民用安集。張問土人曰。汪公何神也。曰。唐時保障六州者也。張曰。今猶見夢。可謂靈爽矣。面白者。一爲程忠壯公。一爲某神也。明倫彙編

越國公華。幼穎慧。九歲爲舅牧牛。每出常踞坐磐石。氣使群兒。令群兒又草營屋曰。室成。吾且椎牛以犒若等。卒取舅牛分食之。牛尾掉地。旣歸。舅問牛所在。對以入地矣。舅素異之。不溪詰。郡志

明太祖下嶺州。卜兆於古城山江公廟。獲第一籤。及得天下。命有司每歲正月十八日。致祭。開銷錢糧。至今不絕。第一籤。龜年梁明。休寧縣志

隋末越國汪公華。保農六州。治兵古城山。溪巖山下。
遂三浙。卽浙江也。丁亥五月。古城山落巨石於水灘。
上。灘忽成潭。潭深不掩鱗。石露其齒。名曰印石。子壬
辰。禁網釣。爲放生所。魚樂此潭。不與水俱逝。遊人投
食。各以類鼓波吹沫。相爭吞。今成勝景。相傳朱楓林
先生鄉居時。汪溪石落。水磨不轉。朱先生卜之曰。千
年不靜。一朝靜。當從此止矣。千年不動。一朝動。貴從
此起矣。齊此以驗將來。

古城山下。卽舍家舊墅村。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絕無
一雜姓。攬入者。其風最爲近古。出入齒讓。姓各有宗。
嗣統之。歲時伏臘。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文公家

禮彬彬合度。父老嘗謂新安有數種風俗。勝於他邑。千年之塚。不動一抔。千丁之族。未常散處。千載之譜系。絲毫不紊。主僕之嚴。數十世不改。而宵小不敢肆焉。先曾祖曰紀。萬曆二十七年。休寧迎春。其臺戲一百零九座。臺戲用童子扮故事。飾以金珠綵綵。競麗。靡麗。美觀也。近來此風漸減。然遊燈猶有臺戲。以網紗糊人馬。皆能舞鬪。較爲奪目。邑東隆阜戴姓更甚。戲場奇巧壯麗。人馬鬪舞亦然。每年聚工製造。自正月迄十月方成。亦靡俗之流遺也。有勸以移此鉅費。以賑貧乏。則群笑爲迂矣。或曰。越國汪公神會。翻其保障功。石得不然。

相公湖。一名黃墩湖。湖有廡。常與呂湖巽間。樵靈洗善射。夢人告曰。吾爲呂湖廡厄。君若助吾。必將厚報。東白練者我也。明日。靈洗射中黑廡。後一道士指墓地。葬其母。靈洗仕梁。將軍封忠壯公。休寧志

許宜平。隱歙南陽弋山。善吟詩。李太白訪之。不遇。題詩菴壁而去。所謂我吟傳舍詩。來訪仙人居者是也。宜平詩。傳者僅隱居三十載。一首耳。近聞焦氏類林。載寧要歸兒壁詩。又吟曰。一池荷葉衣無盡。半畝黃精食有餘。又被人來誇討着。移菴不免更添始。雲谷臥室

許宜平常掛一花瓢。及曲竹枝。醉則歌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路人莫問歸何地。穿白雲行入翠微。唐詩

氣五

吳少微。歛人。徙居休寧縣西石舌山。卽鳳凰山。第進士。爲蘭陽尉。與武功富嘉謨同官友善。先是天下文章。以徐庾爲宗。氣調益弱。獨少微嘉謨屬詞本經學。雄邁高雅。時人慕之。文體一變。稱爲吳富體。魏郡谷倚爲太原主簿。亦以文詞著名。時號北京三傑。徽州府志

婺源汪彥章。登崇寧二年第。瓊林宴。中席頌水。狀元張端友。屬使表謝。援簡立成。一座驚嘆。事高宗。歷兵部侍郎。兼侍講。直學士院。國步方艱。一時詔令典冊。皆出其手。能道上意所欲。拜翰林學士。以所御白團扇。書唐杜甫詩。紫詰仍兼紅。黃麻似六經。十字以賜。又請索示符

以來至建炎改元日曆。因命兼領。尋出知湖州。移撫州。繼提點江州太平觀。上其書。凡八百帙。除顯謨閣學士。知徽州。以從官典鄉郡。人以爲榮。封新安郡侯。徙知鎮江府。贈端明殿學士。全上

龍溪先生藻。爲南渡詞臣稱首。元祐太后告天下書。是其手作。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褫繹宮閭。旣二帝之蒙塵。詎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衆志中原之無統。姑令舊弼以臨朝。雖義形於色。而以死爲辭。然事迫於危。而非權莫濟。內以拯黔首將亡之命。外以紓隣國見逼之威。遂成九廟之安。坐免一城之酷。乃以衰癯之質。起於閒廢之中。迎置宮闈。進加位號。舉欽聖以還之典。成靖

康欲復之心。永言運數之屯。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在。
流涕何從。緬惟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
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與族有北轅之責。
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群情之
請。俾膺神器之歸。繇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
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尚
在。茲爲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
至計。庶臻小愒。同底丕丕。用敷告於多方。其深明於吾
意。應奉體錄

關雲長刮骨療毒。飲酒自如。高開道鑿頰出鏃。進饌不
輟。固爲奇矣。吾鄉朱少章。使金不屈。疾無藥物。炙體二

百餘於彛中作排律二十韻。差可與關高並美。雲谷臥餘

余每愛朱少章先生。五國城奉送徽宗梓宮文。辭短意長。凜凜有生氣。文曰。臣等猥以凡庸。誤蒙選擇。茂林豐草。被雨霽於當年。絕黨殊隣。犯風霜於將老。節上之花。旣落。口中之舌。徒存。嘆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瘞餘鮮而莫逮。淚灑冰天。朱文公曰。太上讀奉送大行文。感涕詔官公親屬五人。如故事。別賜吳興田五頃。唐書賈餗李任道編雲館二星集。以新安朱弁與宇文虛中同謫虛中仕金。而朱以死自守。朱見之不樂。乃自題詩其後曰。絕域山川飽所經。客途歲晚任飄零。詞源未得親三

峽使節何容比二星。薦薦施松慚弱質。兼葭倚玉怪殊
形。齊名李杜吾安敢。千載公言有汗青。朱自金還。僅轉
奉議郎。所著有曲洧舊聞三卷。其餘尚十餘種。勇懷小
品

朱文公初卜劉夫人兆。因爲壽藏。嘗叩之明術者。有龍
歸後唐之兆。後一日至麻沙鎮。睹十木牌。自山溪販至
者。問其所從來。以後唐龍歸對。遂令導往。果得奇境。即
史

晦翁中鳥喙。頭岑岑漸頽憊。徧體皆黑。幾至危殆。山
中又無藥。因思漢質帝得水可活之言。汲新水。連飲
之。大嘔而解。晦翁門人。可致者三百三十八人。以攷者

五十三人。得夫子十分之一。湧幢小品

晦翁與呂東萊同讀書雲。晝日夜銳志著述。文公精神百倍。無少怠倦。東萊竭力從事。每至夜分。輒覺疲倦。必息而後興。嘗自愧力之不及。爰詢文公。夜坐時。書几下若有物抵其足。據踣良久。精神倍增。數歲後。一夕文公忽見神人。頭有目光百餘。云多目星現。嗣是後。几下之物不至。而文公夜分亦必就寢。全上

文公爲徽學正傳。至今講學。遂成風尚。書院所在都有。而郡之紫陽書院。古城巖之還古書院。每年正八九月。衣冠畢集。自當事以暨齊民。群然聽講。猶有燕陽風焉。其他天泉書院。爲湛甘泉講學處。迥不逮也。

晦菴先生家墓。乃先生自觀溪山向背而爲之。而值一江。有沙亘其間。先生嘗云。此沙開時。吾子孫當有入朝者。其家有私記存焉。景泰間。念其有功於世。求訪其子孫。於是九世孫樅。徵入朝。授五經博士。世官一人。至刑部。文未至數日。其沙忽被水衝開。非術數之學。而其驗如此。釋史

朱文公每經行處。間有佳山水。雖迂途數十里。必往游焉。携樽酒一壺。銀杯大幾容半升。時飲一杯。登覽竟日。未嘗厭倦。又嘗欲以木作輿圖。刻山水凹凸之勢。合木八片。爲之雌雄。符相入。可以折度。一人之力。足以負之。每出。則以自隨。山樓志

今俗過信堪輿。多停柩於土上。以輓石甃之。至數十年遠。猶不瘞埋者。徽郡爲甚。余閱通典。亦有假葬三年。卽吉。除服議。晉郗詵母亡。便於堂北壁外下棺。謂之假塋三年。卽吉。衛瓘以其不應除服而議之。是假葬雖聞於古。然而非禮也。今有數十年不下棺。而子孫除服從吉。仕宦者可乎。疑繼

甲寅葬先父母於瑯源臺上獅高原。此癸未年先宜人携余避亂處也。曾作詩紀此山之勝。今三十六年矣。徂歲訪地師於白下。時伊大農奉旨伐木江南造船。募巡撫行客。謂新安多巨木。須遣道員督伐。伊公知予微人。因以撫咨擲閱。予對曰。大木儘有。但不適

用。伊公云。既有大木。自合式。如何不施用。予對曰。巖處萬山中。每年木商。於冬時砍倒。候至五六月。梅冰泛漲。出浙江者。由嚴州。出江南者。由績溪。順流而下。爲力甚易。值此隆冬。卽伐木。木不能出。徒利木商耳。伊公首肯。遂寢其事。及予歸里。未旬日。周地師云。地已得矣。風水合局。不必言。合抱大木。羅列於前。亦不知多少。予心動。謂果如願。卽舊冬陳說於大司農前。非爲桑梓。正以保吾父母塋木也。因不惜重價。成事。閩郡堪輿家。二十餘人。紛紛點穴不定。予用稱土法。擇土之重者。用事。及開金井。土如紫粉。光潤異常。登山皆咸賀得地。

程懷古十歲詠冰。有句云。莫言此物渾無用。曾向滌沱渡漢兵。識者奇之。後再差知貢舉。權吏部尚書翰林學士封侯。贈特進少師。以詞章稱當時。從子若川。武舉狀元。歷監丞。使金。金人乃以熟人首爲款。卽攫睛啗之。金人驚曰。奇男子。易珍饌禮遇焉。府志

查道初應舉。自荊州湖遊。索獲資十餘萬。至襄陽逆旅。見女子端麗秀出。非塵中之偶。因詰其所來。乃故人之女也。遂以行囊求良謀者嫁之。是歲由此罷舉。又嘗于旅邸牀下。獲金釵一束。且百隻。意所遺者。必復來取之。向晚。果二人至。見道。但嗟慚而已。道詰之。具言其所遺。如道所獲。遂盡以付之。其人驚喜。請留三之一以爲謝。齊東野語

道固拒之。國老諫苑

查待制奉使高麗。晚泊一山而止。望見沙中有一婦人紅裳雙袒。髻髮紛亂。肘後微有紅鬣。查命水工以篙扶於水中。勿令傷。婦人得水。偃仰復身。望查拜首。感戀而沒。水工曰。某在海上。未見有此物。查曰。此人魚也。能與人姦。水族人性也。釋史

紹興初。法令散逸。凡專司法令。皆休寧金安節所修。齊成召對高宗曰。金安節好秀才。後官吏部尚書。敷文閣學士。休寧志

汪若海字東叟。歙人。年十八。游太學。靖康初。詔求知兵者。若海應詔。未三刻而文成。擢居高等。京城失守。若海

述麟爲書以獻。袖書抗牀竿。乞存趙氏。高宗卽位。遷江南經制使。朝廷以張浚宣撫川陝。議未決。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原爲脊。今以東南爲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乃往見浚。極談終日。郡志

朱丘。濟州人。歷官殿中丞。因讀易悟損益二卦。能通數。知未來興廢。嘗謂家人曰。吾壽終九九。後果八十一歲。釋史

祁門方秋崖工詞。生辰值小除一闕。其前後尤灑脫。今朝念九。明朝初一。單欠個秋崖生日。客中情緒。老天知道。這月不消三十。高郵軍卒開。以制命往易置其事。戮

首惡數人。一城帖然。制置使趙葵曰。儒者知兵。吾巨山也。巨山秋崖字。詞統

汪立信字誠甫。婺源大畈人。寓居建康。淳祐五年。立信獻策招安慶劇賊胡興等。借補承信郎。七年登進士第。理宗見其狀貌雄偉。顧侍臣曰。此閭帥材也。知江陵府時。襄陽被圍益急。遣書似道。獻二策。似道得書大怒。擿之地。詬曰。瞎賊狂言敢爾。尋廢斥之。後伯顏入建康。曰。此公在。吾烏得至此。郡志

汪立信之未仕也。家甚貧。會大禡。吳淵守鎮江。命以食流民。使其客黃應炎主之。應炎一見立信與語。心知非常人。言於淵。淵大奇之。禮以上客。凡供服服御。視

應炎有加。應炎甚快快。淵解之曰。此君吾地位人也。但
遭時不同耳。君之識度智業。皆非其倫。蓋少下之。是年
試江東轉運司。明年登第。後踐歷畧如淵。而卒死難。人
謂淵能知人云。出宋史。全上

趙子常先生輔元帥汪同起兵保鄉井。授江南行樞密
院都事。洪武二年。召修元史。不願仕。還。於春秋發明師
說。本經會傳。度越漢宋諸儒。周藩睦櫟敘元遺民。堅守
臣節。與伯顏子中同傳。列朝詩集

先東山公垂髫。里中有二執友。其一因投荒過家。其
一以磨勘需調。皆栖栖桑榆。猶戀雞肋者。一日同訪
公。見庭下有鋸匠解木。因以命題。公口占絕句曰。一

條黑路兩人忙。傍晚相看髮有霜。你去我來何日了。
虧他扯拽過時光。二執友知詩意諷已也。相與感歎
而去。東山公集。此詩未載。

唐末岐梁爭長。東院主者知其將亂。日以菽粟與泥爲
土。整附而墁之。增其屋木。一院笑以爲狂。亂旣作。食盡
樵絕。民所窖藏。爲李氏所奪。皆餓死。主沃塹爲康。毀木
爲薪。以免。隴右有富人。豫爲夾壁。視食之餘可藏者。乾
之貯壁間。又開皂山一寺僧。其專力種芋。歲收極多。杵
之如泥。造塹爲墻。後遇大饑。獨此寺四十餘僧。食芋塹
以度凶歲。元末天下亂。先東山公逆知將絕食。遂預以
芋和粉。築成磚形。砌墻于東山。其後大飢。飢民望烟火

而來。東山公取芋磚一片。置沸湯中則爇。饑民輒以存
活。後太祖兵至乏糧。公曰。吾嘗助三月餉。取磚與之。
惠家貳

宋時有朝奉郎之官。太祖初定。徵民迎之者。皆自稱
曰朝奉。太祖曰。多勞汝朝奉的。至今休歇猶沿其稱。
太祖初至徽。遇雨於民屋門首。曰爾民何不接簷。吳
遵命。至今新安屋宇。門皆重簷。

陳定宇書蘭亭記後云。王逸少晉人才之傑出者邪。一
時崇尚老莊。清談無實。獨論建識時務且長。沮桓溫議
遷都之議。斯人不多見也。此篇以一死生。齊彭殤爲難
矣。蓋開莊周矯流俗。不但文字之工而已。此實右軍知

新安詹同詩。赤色精金。與鈴銘自別。東山趙訪詩。取
筆削。尤稱雅則。詩箋

婺源詹承旨同。初名耆。遇亂。家黃州。事陳氏。歸附。賜
名。授國子博士。直起居注。陞翰林學士承旨。兼吏部尚
書。宋景濂序其集。謂其酒酣耳熱。捉筆四顧。文氣綢繆。
從口鼻間流出。頃刻盈紙。爛爛皆成五采。其推服之
此。列朝詩集

程國勝。休之陪郭人。明太祖發舟師二十萬自將。令
勝率親兵宿衛帳下。與友諒大戰康郎山。友諒驍將張
定邊奮前直犯御舟。御舟適膠淺。國勝仗劍叱之。急與

帳前左副指揮使韓成元帥陳兆先駕飛舸左右審議
會鄂國常公射中定邊。號國俞公疾摧來。舟進水湧。御
舟遂脫。而國勝等反遽敵艦之後。力戰死之。年三十一。
事聞。贈定遠大將軍。輕車都尉。永化類編

鄧寧河王愈。率兵取徽州。久鎮其地。有二門子以勤慎
當王意。王一日游山。指二地。皆可葬。發雖小。能久長。已
而二役各携親柩。葬所指處。二百餘年。後人或以曹監。
或以吏役爲小官者相繼。群史

任萬戶原。休寧人。父璠。築精舍富川上。延和門汪克寬
授春秋。又從學於東山趙汭。明兵下徽州。原出佐軍實。
從捍禦。歷功至顯武將軍。雄峰翼營萬戶。卒。與弟並有

集。列朝詩集

休寧吳克敏。爲元義兵萬戶。保關嶺。兵敗。題詩北溪石
壁云。怪石有痕龍已去。落花無語鳥空啼。遂自刎死。後
孔從善爲足成一律云。萬里西風起馬蹄。金戈回首塞
雲低。未爲豫讓先亡趙。欲學田單獨下齊。怪石有痕龍
已去。落花無語鳥空啼。至今天與英雄恨。嗚咽泉聲下
北溪。虎山外紀

朱允升得六壬之奧。偶見友人案上寘四合。戲謂君能
射覆乎。中則奉之。允升更索一合。書射語。亦合而寘之。
曰。少俟則啓。適有借馬者。友人令俟於後山。牽驢應之。
允升卽令一時俱啓。前四合皆魚也。射語云。一味魚。而

不魚。其餘都是魚。前門來借馬。後山去牽驢。冥冥爲之
絕割。全上

允升生休寧。徙居歙石門。館臨河程氏。教其子大。大爲
繼母所苦。自縊。後允升夢大寢入其室。適報生兒。因名
之曰同。且曰。此兒必遭女禍。尋於所居山前。荆榛叢
十間。鄉人怪之。允升曰。車駕異日幸臨。當休軍於是。丁
酉秋。明兵下徽。高皇提兵過之。果休其下。臨去。允升臨
請曰。臣有子同。後得全軀死。卽臣幸大矣。後同官至禮
部侍郎。善詩翰。命題詩賜宮人。忽御溝中有流屍。上疑
同挑之。將賜死。因念允升請。使自縊。蓋允升所謂女禍
也。其六壬精妙若此。釋史

齊易巖者微高士。術數尤精於楓林。明太祖初起兵。聞而往問之。答曰。不嗜殺人。上曰。經生談。遂去。及卽位。或有薦巖之才者。詔徵詣京師。巖乃逃避大姓汪氏。汪不敢容。巖曰。毋害也。歲久富泰。乃爲汪教其少子爲文。常與其子游於山。指一處曰。此汝發身處也。但不知誰爲地主。問之。其姻家也。子年十三四。亦不以其語爲意。及易巖死。其子卜地葬其父。竟得此山。偶檢其少日所讀。中有記云。汪生某。蔡父某。郡某都某。圖某山。子孫綿遠。且貴。其子歟。服。今汪氏果盛。巖卒年七十餘。無子。故其事失傳。

沐率君緇祖除陝西御史。左遷湖口令。是東劉黃陳。

原是縣志。累爲瘡蛟。攻陷五百餘畝。繼祖齋禱於城隍。其蛟自日爲迅雷所斃。尸血浮江。民患始息。立祠祀之。
類書纂要

歛唐仲實。當明太祖駐蹕徽州。延訪儒碩。召對稱旨。賜酒東臯。事載五倫書。命之仕。以諫廢。辭攝紫陽書院山長。學者稱白雲先生。列朝詩集

明太祖賜臣下御劄甚多。如中山王宋學士者勿論。駐蹕徽州時。御書一劄。賜汪同云。庚子六月初三日。茶源關歇馬。偶遇萬宣使至。動問說稱星原翼。田野闢。黎民樂。折開賞到公文內云。修城事理。軍民人等。甚是極得。其當。重務出積糧儲。從其與便。勿使我多憂。遂間親書

不備。寄書人朱某。樞密院判汪同開下。同子孫寶藏於家。學士程敏政題絕句云。午夜虹光燭斗寒。民間驚得御書看。當時未定君臣禮。想見高皇創業難。成化甲辰燬於火。湧幢小品

建文帝爲僧。居羅榮寨之白雲菴。命程濟回。建文作菜根歌曰。菜根青兮。菜色辛兮。菜兮菜兮。似余情兮。正氣

翰林編修程濟。績溪人。博學通奇術。洪武末。以明經舉爲四川岳池教諭。建文初。上書言某月某日西北起兵。朝廷謂非所宜言。繫至京。將殺之。濟仰天大呼曰。陛下幸寬臣。留期無兵。殺未晚。遂下獄。已而靖難兵果起。赦

濟爲蘇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征。與燕王戰於徐州。
大提諸將樹碑敘戰功。及統軍者姓名。濟一夜往祭碑。
人莫測其故。及燕王過徐。見碑大怒。趣左右椎碑。再椎。
遠曰。止止。爲我錄撰文來。其後按碑族之。無得脫者。濟
名在椎脫處。得免。始憶曩之祭。蓋禳之也。惟上諸將不
用濟策。致屢敗。帝問召濟還。初濟同邑高翔。並以明經
徵。翔勵名節。濟好術數。翔止濟曰。學者豈宜宗此。濟曰。
不學無術。此固應變學也。旣而濟欲以術授翔。翔曰。我
願爲忠臣。金川門破。翔招濟同死。濟曰。我願爲智士。時
帝急。召濟入大內問計。濟曰。天數已定。惟出亡可免耳。
帝從之。立召僧祝髮。如高皇遺儼計。濟袖出黃冠易之。

拔帝出。安之若命。不避艱難。每遇險。輒以術脫。帝不自知。濟亦不使帝知也。濟嘗病。帝親爲煮糜。含淚坐榻前。刻不離。濟曰。帝不死。濟何敢死。帝始安。其相依若此。有所往。必令濟筮吉凶。聽濟示。前後數十年。朝夕不離。雖極流離困苦。倉皇行乞時。未嘗一廢君臣禮。語詳外紀。中正統間。帝東歸。濟從至金陵。父老猶有識者。指曰。此程編修也。驚異之。既而之北平。鞠實迎帝入大內。濟北衙稽首泣曰。今日方終臣子職矣。還演焚菴。散其徒。平陽築二塚。紀歷年始末。名從亾。隨筆付了空藏石室。遂遁去。不測所終。全上

遼府長史程通。字彥亨。績溪人。靖難兵起。從王渡海來。

胡進左長史。上與燕策數十言。謀算悉備。壬午變後。通
問戶憤感。有衛士紀綱。指通舊封事。乃械至京。論死。臨
刑。通曰。得死所矣。家屬戍邊。簿錄其產。僅四十餘畝。遺
書數百卷。今上

靖難後。以國子監博士黃彥清。在駙馬都尉梅殷軍中。
曾私諭建文君。論死。并逮從子貴池典史金蘭繫獄。後
殷言彥清實不在軍中。而金蘭輩得釋。彥清。婺源人。或
曰彥清偕諸臣出外。巡訪建文。文皇詔至。拒不受。欲圖
興復。顧兵力不足。死之。金蘭釋後。尋陞本邑知縣。有善
政。今上

大司馬程公信。成化中。參贊南都。左瑞安寧。時爲守備。

燕公設席中爲已坐。而以公位其下。公心不平。蓋中官雖爲主。亦居首席。六卿而下。皆列坐焉。公戲爲一絕云。主人首席客居傍。此理分明大不祥。若使周公來守備。定因屋上放交牀。安見詩。遂分賓主。客中新聞

開內監廳四面開門。其式皆同。先開三面。閉上一面。作賓席。旣安席。令人開上門而閉已所坐一面。儼然結首席矣。

程篁墩文集九十餘卷。李長汝爲序。他所撰輯。宋紀。受終考。遺民錄。新安文獻志。皆可觀。惟著蘇氏櫟杙。力詆劄山。以報雠。九世之仇。則腐而近愚矣。列朝詩集

孝宗時。尤重經筵。多有匪類之費。學士程敏政記其事。

云弘治元年七月二十日。文華殿後講。上顧中官。賜講官冠帶靴袍。敏政預賜織金雲鴈緋袍一。有副金帶一。及烏紗帽皂靴。而謝訖。上顧謂曰。先生辛苦。其對曰。此皆職分當爲。頓首而退。有詩記之。日上果恩晚色深。湛恩稠疊駕親臨。對衣紅濯天機錦。束帶黃分內帑金。久幸清班容宜履。漸慚華髮點朝簪。經生啓沃尋常事。消得君王念苦辛。王章叢書

休寧公車例有公宴。載在全書。程篁墩後十數科本籍與席。而外籍不與。金正希先生復之。庚午癸酉又廢。黃仲霖前輩再復之。本朝來外籍者多未歸里。辛卯予自杭旋。匆匆公車。未暇及此。甲午予陳原委

於張令尹天成。特設宴於縣堂。宴畢。鼓吹送至東門橋饒飲。至今爲例。

婺源獻給事銑。字實之。以劾劉瑾廷杖落職。竟卒。追贈光祿少卿。列朝詩集

休邑黃正賓。以國本事廷杖。雖出身貴郎。而直聲震朝野。

江京府循。字進之。休寧人。弘治丙辰進士。其題明妃詩云。將軍杖鉞妾和番。一樣承恩出玉關。死戰生留俱爲國。敢將薄命怨紅顏。全上

彭總督澤。陝西人。嘗過歙。造越國汪公神祠。夢着白衣人獻上梁文。乃是狀元。明日唐鼎果來獻文。而以貧故

藍衫改色成白。彭大奇與交驩。後任總督。嘗會試揭曉時。知殿元必舉。報者至。而轅門正欲羣戮人。乘喜盡宥之。齊史

休寧汪龍字潛夫。少穎悟。父客死。問母狀。時時號泣。目遂盲。年十五。遇宸濠逆。佐李士實逃難。至休寧。以觀梅數授潛夫。時因倭患起。督府急甚。聘潛夫至中軍。潛夫惻然曰。急矣。為強起。身出兵。尅時日勝敗。多所贊畫。顧尚書可學。以潛夫名上聞。即命有司趨入朝。尚書躬為勸駕。卒謝之。五十時病。潛夫自筴其死期。更有七年。郡東鄙中倭患。是為龍蛇之歲。智士死。我乃當之。竟卒如其言。休寧志

休寧有貿易過江右者。逆旅中遇一道人。詢鄉貫畢。忽曰。君處有卜筮者汪龍乎。乃吾弟子也。吾有下部秘書。尚未傳彼。今老矣。煩君歸時郵付之。又曰。吾試爲君卜。某日當歸。某日當抵家。抵家之次日。當有事入城。行至東門外。望見橋上有蔀者。緩步下橋。卽吾徒也。君常呼詢。以此書畀之。其日吾徒入城爲人占卜。袖中有銀五錢。可以贍君酬勞。然須卽返步。不可入城。入城當防口舌。其人唯唯。及歸家。果符所占之目。次日因事入城。至東門未上橋。果有蔀者。詢爲汪龍。因卽以書授之。龍果出袖中銀五錢。贍之。其人謝去。恐人城之戒。至市中。忽有挑柴者摩肩過。柴枝牽破其衣。其人大怒。批負薪者。

賴責令賠償負薪者叩求不得適縣官過呼問之得其
情乃曰貧民無心牽破衣袖既打矣又令賠衣負無良
也與之杖十五其人方憶道人言悔無及矣
柳軒叢談
徽郡守問江龍名召之卜數臨去至儀門方跨閭守喚
之返問曰今科南京解元知爲何許人龍曰祁門蓋以
跨於門爲數也令去再至跨閭處又喚之返問來科解
元爲誰龍曰仍是祁門郡守以爲未必驗已而果然蓋
嘉靖甲午科解元鄭維誠丁酉科解元王諷皆祁門人
也
肅虹筆記

胡公梅林令餘姚時錢德洪識之曰此必異日東南
將因勸令讀書成奏疏
明朝紀

中國爲倭奴蹂躪。無過嘉靖間。不第破城殺將。焚蕩無算。流血數千里。海諸郡縣爲然。至以七賊犯晉都。虜軍數十萬。人人泣下。閉戶不敢櫻。此又從來對壘禦敵所無者。彰世部集

胡梅林爲總督。先後上疏。皆手書如一。後被劾爲上所憐。益不獨有禦倭之功。其一段敬謹心。亦自難及。孰謂公僅臚豪人物哉。比古人上疏。必手書。宋時猶然。元始傳耳。梅林被逮。歛太守何東序。跪時局。欲羅織沒其家。發兵圍守。嘉禾郁陽川。簡爲績溪令。知胡公家貧。具捍海功。不可泯力。覆護之。願上印綬去。乃得免。湧幢小品

胡公被謗。唯明州一布衣沈明臣爲周旋。凶黨及積
谿令邵公蘭保全其家。可慨也。

胡公宗憲字汝貞。績溪人。戰倭於平望王司涇等處。屢
奏奇功。進僉都御史。尋進兵部左侍郎。總督江南北。開
廣七省兵馬。賊梁首王直徐海最雄傑。宗憲謀直以弋
海。因取陳東。縛麻葉。收張璉。倭寇悉平。加尚書少保。府志

胡梅林有平倭功。而遭讒被逮。徽州知府何東序恨其
家居時以屬體。懇請不爲禮。胡未死獄中。何已封錮其
宅。逮其婦女。跣足過堂辱之。時歙邑方某爲諸生。忿甚。
誓必報仇。未幾聯捷。數載守何郡。亦以疑獄逮辱之一。

清江雜錄卷十一
知胡。至今父老猶言其事。清江筆記

胡梅林平倭時所得鎖子甲。傳數世矣。有遠買以重價來市。旣交易。疑之曰。甲爲金製乎。爾必告我。賈人曰。爾毋悔。告爾何傷。甲非金也。鎖子內皆實以金剛鑽耳。全

休寧吳成器初試邑吏。講星官遁甲六壬諸術。父尉靖州。器往省。值苗亂麻陽。應募有斬獲功。授會稽典史。會倭寇東南。監司以兵三千五百授訓練。大敗之。後倭入會稽。設伏邀斬之。入嘉興。王江涇與趙宣尉陣。徑先趙犯倭。斬三巨酋。獲千餘級。倭又據陶家帳。連敗諸道兵。器偵知。堅脆。擊斬數十人。冬。敗之曹娥江。又敗之龜山。

明年春。倭復至山陰後梅。器奮擊斬八十餘。生擒七十人。趙御史胡統制上其功。擢布政司經歷。丁父艱。有旨。奪情授紹興總兵通判。浙諸郡賴以安。勒石祠祀之。所得賞金。悉分戰士。故所向有功。大小四十二戰。手斬千餘級。寇平。致仕歸。縣志

歙左司馬汪伯玉

見道

與李子鱗輩七才子齊名。李本寧

嘗誦曰。李北地

陽

之才。能小而不能大。能短而不能長。

李歷下

子

之才。能高而不能下。能奇而不能正。王介州

貞世

以才聘法。而法不勝才。人生幾何。其書充棟。微傷率

耳。汪新安文。小大長短。高下奇正。隨所結撰。積句成篇。積字成句。無不精麗。其才能經緯錯綜之也。當時之評

臨如此。雲谷臥餘

欽方侍郎弘靜初冠。卽與鄉人結詩社。迫入仕。汪伯玉方擢時名。倡礪中社。再三招致。匿謝不肯往。其句有流水不知處。幽禽相與飛。不知春色減。忽見林花飛。永日空山寂。幽蟬時自吟。春色驚人早。雲山與世違。舊業微蟬翼。窮途信馬蹄。宛然王孟遺。聾也。列朝詩集

休寧金野仙工詩。一日郡守賞雪。開宴索詩。限填字韻賦云。昨夜嫦娥弄玉簪。也應招月作花鈿。爲嫌梅影太清瘦。幾片飛來疎處填。縣志

歙王寅仲房撰新都秀選集。采弘治正德嘉靖三朝之詩人滿百。人詩逾三百。汪本以正居首。仲房曰。以正重

稚性解爲詩。窮冠挺興。遂傳高唱。若愁邊草木歇。夢裏
關山多。有懷成遠詠。無伴趣幽行。野草不媚世。沙鷗寧
近名。然皆潛思取境。不落常情。新都自程學士克勤名
家。而人爭相師法。君獨尚友古人。天不愛才。壯卽天抗
惜哉。列朝詩集

許文穆公國字維禎。號穎陽。爲檢討時。使朝鮮。適國王
新薨。河城君昞。攝郊迎禮。國以昞未嗣位。不許。因爲酌
定禮儀。令昞稱權署國事。用世子冠服奉先王靈帛行
禮。禮成而還。饋遺一無所受。朝鮮勒碑以頌。進講託事
獻規。上每悚意聽之。手書責難成善大字賜焉。拜大崇
伯入東閣。以三事進規。其一。皇太子冊立事。上不悅。遂

上書乞休者五。予告給傳歸。歙縣志

許文穆之從姪穀。豪健善擊劍。挽彊命中。嘗被酒臥墳北。有虎枕其頭。醒而視之。鼻息甚酣。蓋虎先食犬。口吐沫。一如醉人狀。許熟視曰。彼無忤心。乘醉殺之不武。遂舍之。先在嘉靖中。上三策。請立縣城。不果。後倭突至。太守聞公承學召與議事。令守東門。飭武備。倭不敢入。繞出宛陵。遂議賊。以穀爲督。授冠帶行事。却之。徐爲措置。立辦。後許上商於嘉禾之皂林。以酒暴卒。祀爲神。陶太守溪復爲文以祭。太守時已爲顯官。卽四橋先生也。

種小部

明隆慶間。司琴爲歙人黃梁小僮。事主勤慎。梁愛之。許

配以小婢慶雲。梁夜飲墮橋。司琴救主淹死。梁歸。慶雲
誓以身殉。梁諭之曰。許配戲耳。更覓佳偶。慶雲忿慟。數
日而絕。年僅十六。且史

西湖岳墳。舊只秦檜王氏万俟卨三像。都指揮李隆鑄
銅爲之。久被遊人撻碎。萬曆二十二年。吾邑范公涑。爲
按察司副使。以鐵鑄秦檜王氏万俟卨張俊四像。反接
跪於丹墀。人咸稱快焉。而擊撻者無虛日。惜乎今沒其
張俊王氏二像。三十年。公復司藩於浙。捐俸重葺。秦檜
遺罪萬世。事昭史書者。實以長舌成之。而始之者張俊
也。春秋之義。弟誅首惡。若俊與王氏跪庭。安可免焉。西
湖便覽

邑東汪伯淮。名工書法。董宗伯其昌見所書陽山寺三字。筆勢道逸非常。流連久之。慨然曰。此中正大有入。升集

徽俗重門族。凡僕隸之裔。雖貴顯。故家皆不與締姻。他里則否。一遇科第之人。卽棄其班輩。昧其祖先。忘其營恨。行賄媒妁。求援親黨。倘可聯姻。不恤譏笑。最惡風也。蘇美

張復字子遠。休寧僕也。好學。師黃梅羅九思。盡得性命之奧。講學黃州。黃人羣尊之爲張夫子。九思被冤陷獄。復與眾儒子甲走都門詣闕上書。首輔張居正重其名。延曳語。勸之仕。弗從。歸築茅屋。自耕養母。著有爨下語。

四卷。孝經本則一卷。小兒語一卷。人弗識也。邑令丁應
泰至其村。訪張夫子弗得。俛其地縉紳詢之。有識者曰。
得毋某僕張姓者乎。曩自楚歸。至今供其主服役。較他
僕無異。得毋卽其人乎。詢之果是。令同紳登茅屋拜之。
則繞山而逃。令於其堂四拜去。鄉人皆重其抱道好義。
而仍安其僕隸之常也。不復以下賤相目。而張終安之。
至今黃州臨坪鎮有張夫子祠。又臨溪有醫家僕周漢。
跟其主抱藥囊。後遂工醫。閩邑敬焉。亦異人也。期期
汪宗孝歟。人好拳捷之戲。緣壁行如平地。躍而騎屋瓦。
無聲已更自簷下屹立。不加於色。偃二丈竹水上。驅童
子過之。皆股戰。則身先往數十過。已復驅童子從之。跳

九飛劍之屬。見之赧然自廢也。萬曆丁未入京師。至燕
城店作夢。文皇遣緹騎召使治水。引見殿上。文皇貌甚
偉。長髯垂膝。左右以奏牘進。文皇推案震怒曰。復壞我
東南百萬民命奈何。宗孝頓首言。臣書生不任官守。且
父老。不忍離子舍。文皇色不懌。有皂衣人長跪固請。乃
已。其年淫雨。三楚三吳沉寃產蛙。人相噉食。惻然心傷
之。病革不可爲矣。湧幢小品

先曾祖日記云。萬曆三十五年六月。徽州大水。自初
三日大雨至初五止。三晝夜不住。漂流人畜萬萬。府
河西橋上有七尺水頭。惟歙縣最苦。休寧次之。二日
力退。歷世未遭此災異。三十六年五月。徽復大水。自

十三至十九日。水方退。較于三十五年更大。今康熙三十三年十二月十八大雨。至正月二十日方止。嚴冬大雨一月餘。亦罕見事。

松園詩老程嘉燧字孟陽。休寧人。僑居嘉定。以學制科不成。去學擊劍。又不成。乃折節讀書。刻意爲詩。三十而詩大就。諳曉音律。分判合度。老師歌叟。一曲動人。燈發月落。必傳其點拍而後已。善畫山水。兼工寫生。酒闌歌罷。輒酣落筆。尺蹠便面。筆墨飛動。或詒書致幣。鄭真請乞。摩娑縮瑟。經歲不能就一紙。嗜古書畫器物。一當意。輒解衣傾囊。或以廣售。有相慕者。則持之益堅。有子驕穉。不事生產。經營拮据。以供其求。左絃右壺。綠手數

去。孟陽顧益喜。以爲好事。好客。稱其家兒。坐是益重。因然而介。持益甚。語及歸卒。廣學干謁。頭面發赤。揮臂而去。太倉王岡伯。常謂孟陽世無嚴武。誰識少陵。當今能客孟陽者。海陽顧益卿耳。爲治裝遣行。渡江寓古寺。與一二酒人酣飲。三日夜。賦咏古五章。不見益卿而返。在里中。兄事唐叔達。婁子柔。肩隨後行。不失跬步。與人交。婉變曲折。臨分執手。口語刺刺。至其責備行誼。引經據古。死生患難。慷慨敦篤。古節士無以過也。萬曆戊午。故人方方叔令長治。要之入潞。居三年。從方叔入燕。諸公爭物色孟陽。皆避不與見。祥符王損仲。博雅名士。時時過余邸舍。就孟陽談。孟陽未嘗一往也。樂禪中。余罷官。

里居。謁耜耕堂於拂水。要與偕隱。晨夕游處。修鹿門南
村之樂。後允十年。辛巳春。孟陽將歸新安。余先游黃山。
訪松園故居。題詩屏壁。歸舟抵桐江。推篷夜語。泫然而
別。又明年癸未十二月。孟陽卒於新安。年七十有九。卒
之前一月。爲余序初學集。蓋絕筆也。踰年而有甲申三
月之事。銘旌大書曰。明處士某。豈不幸哉。孟陽合轍古
人。迥別於近代之俗學。於是乎王李之雲霧盡掃。後生
之心眼一開。其功於斯道甚大。而世或未之知也。遺山
題中州集後云。愛殺溪南辛老子。相從何止十年遲。世
無裕之。又誰知余之論孟陽。非阿私所好者哉。余故攬
中州之例。謚之曰松園詩老。庶幾千百世而下。有如吾

孟陽如裕之者。列朝詩集

孟陽實歛之長翰山人。余嘗至其家。園松猶在。孟陽與牧齋最厚。而列朝集乃注休人。誤矣。

歛鄭布政旦有詩才。若花明沛上。冥香起洛中。塵河影城頭墮。秋聲塞上生。雙道黃雲上。蠻村白草傍。又簪道士盤臨戍堡。山城百雉入邊州。皆渾淪不落輕塵。今上歛方廷璽爲縣令。題白水寺詩。石徑逢僧一話間。白雲深處不知還。松陰日午茶烟起。不有客來僧更閒。新安詩派。戶祝太函。曹能始。見休寧吳非熊而擊節。遂流傳郡下。其爲人粹真自放。好窮山林花鳥之致。捉鼻苦吟。貴游雖坐。竟日風咏。不知有人。久之。別能始歸新

安作東歸詩。已而復出游。訪故人於嶺南。客死。勅令從弟元以其喪歸新安。閔景賢采輯皇朝布衣詩。推吳興爲中興布衣之冠。錢牧齋謂親炙則孟陽。遙聽則非熊。庶無媿於此評。要當與千古共定之爾。全上

飲王山人野。見時習爲詩。稍長入吳。家鴻山下。與妻孥。槽不厭。遊金陵。貴人慕其名。爭訪之。子僧劬亦能詩。早卒。有肫明草。其佳句如陳庄左過飲云。峰冷秋雲白。牆陰晚照殘。永慶寺夜坐云。風輕松韻細。露滴月涼生。晚泊江上云。晚峰生浦澹。秋月出江孤。月云。峰銜形似缺。江動影難安。人謂得乃翁衣鉢。全上

歛鄭作讀書方山。自號方山子。爲詩敏捷。一揮數十篇。

李空尚流寓汴中。招至門下。論較射。過從無虛日。周
聞其賢。召見。長揖不拜。王禮而遣之。方山集中如寒燈
坐愈親。寒葉動秋聲之類。俱佳句。全上

開化時。儼號晴川。以焦墨作山水人物皆可觀。同時休
寧有汪海雲亦善畫。墨氣稍不及時。而畫法近正。是皆
不失畫家矩度。如南京蔣三松。汪孟文。江西郭清狂。北
方之張平山。此等雖用以揩抹。猶懼辱吾几榻也。釋史

汪德初

名學休人

工畫。此元海雲和尚。遇酒能鼻飲。至數斗

號象飲。嘗誤附賊舟。賊壯其貌。不敢害。亡而酒釐乃爲
象飲。以自豪。卒縱之去。後許謾逮獄。東方司理。有意其
爲人。面試之。畫德初。傾臥於絹素。東方咳之。尋洗水

筆爲薄腕。詩云五更風雨時。四野雲烟晦。行人迷所
之。幸得東方亮。東方大賞之。人有如此才。而使久困
困。非有司之過乎。遂得釋。邑乘

嘗讀雪叢說云。徽宗政和中。建設書學。用太學試。
補試四方書工。以古人詩句命題。不知掄選幾許人
也。嘗試竹鎖橋邊賣酒家。人皆可以形容。無不向酒
上着工夫。惟有一善書。但於橋頭竹外。掛一酒帘。賣
酒字而已。便見得酒家在竹內也。又試踏花歸去馬
蹄香。不可得而形容。何以見得親切。有一名書克盡
其妙。但掃數蝴蝶飛逐馬後而已。便表得馬蹄香出
也。果皆中選。或云試以竹林源處酒家壩。於竹林中

畫一徑。一人騎驢採荊蘆出。乃沽酒者。真畫得溪邊
二字出。

唐人詩萬綠枝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舊時
以此試畫工。衆工競於花卉上粧點。皆不中選。惟
人於危亭縹緲。綠楊隱映之處。畫一美人凭闌而立。
衆工遂服。唐明皇嘗賞千葉蓮花。因指妃子謂左
曰。何如此解語花。而當時詩云。上宮春色四時在。
此意也。又試萬山藏古寺。或露寺門或出寺角。皆不
合式。惟一人畫千峰百岫外。有孤僧從半道歸。

丁璣字汝器。居休寧西門。丁氏自宋世業醫。嘉靖初。丁
璣以醫名。子畜璣。授其業。已精數百緡。欲與子。璣謝。

醫則奇中。人以仙目之。性好客。客嘗滿。嘗出五十緡。脫人於阨。書畫有米倪風。年六十卒。下雲鵬字南羽。瓚子。善書善詩。以繪事名海內。比李龍眠。人得其片紙。什襲珍藏。汪司馬伯玉爲之傳。休寧志

海內琵琶惟儀揚稱最。張瞻子尤翹楚也。嘗往湖廣販米。旅次閑暇。秋月當牕。興動。忽按譜作數弄。聞者無不歎絕。晨起隔房一老賈忽迎笑曰。夜來吾子妙撥乎。特恐尚非絕技。吾子今後不彈可也。張駭甚。以爲老賈必善斯藝也。堅欲求奏一曲。老賈曰。吾非能音律。特往來此地久。此房乃事實之主。人者。憶數十年前。隔房有客撫琴時。予方經營失利。三鼓不寐。聞其音。超超入妙。不

覺睡去。今予方獲利數十倍。心體暢達。倚枕卽到華胥。聞子所奏。而反經夜無眠。用是知尚非絕技也。張瞎子良久大悟。卽泛舟赴姑蘇。盡棄其學而學琴焉。三年得其神。於是再撥琵琶。遂無有出其右者。吾邑查八十尤工琵琶行。各在張瞎子之前。柳軒叢談

查八十名鼐。休寧人。以琵琶擅場。嘗師壽州鍾山。盡得其法。臥起服習。日夜不絕音。居頃之。過山遠矣。每彈四座辟易以爲神。鄉人汪道昆爲之傳。休寧志

余嘗讀耳談云。京師瞽人李近僕者。將錦衣千兵善琵琶。能左右手彈新聲古曲。絕妙。平生羈愁哀怨。及人已留中事。皆於鵲絃鐵撥發之。令人髮上指。淚交

下。忽作魚山梵唄。冷然係僧雲水。復作蘇臺圓獵。斐然百獸鳴。某公嘗謂蘇公。納菴曰。僕居京數年。恨不聽李謩琵琶。已而以侍御拜命使蜀。而蘇蜀人。獨展之。酒酣。曰。有麗人以侑觴可乎。公不可。忽屏內笑聲出。如所謂麗人。而別一老妓。若嗔其笑。悠揚作聲。怒之。已。又若麗人。不受教。而諄語擲器皿墮地。成碎磁聲。種種逼真。某公大懼。出走。蘇笑曰。無妨。遽令徹屏。獨著者抱琵琶坐。旁無一物。諸聲皆自琵琶出者也。公詫曰。今日乃識李君。於是聽琵琶。終夜不去。今京師及大都。往往有工此技者。

休寧胡侍御。宿巡貴州。以僕文順文學從。侍御按部畢。

節風痺得脾疾。羸瘦且殆。文順曰。吾聞長老言。瘵疾非
人肉不起。乃齋沐。剝股肉。襍進之。侍御病小損。居月餘
復篤。且易簀。文順方以股瘡臥疾。文學不忍見主人死。
曰。死而可代也。吾六尺直鴻毛耳。卽不獲代。而至君卒。
不謫。孤魂在萬里外。誰與從者。惟先死以俟耳。遂自刎。
其喉咽。所不合者僅指許。然竟不死。而侍御死。王參州
直州志

金峰胡公。賓甲戌進士。能文章。諸生時下帷。嘔血甚劇。
夢黃冠假良背之旨。疾乃瘳。每神其術。不語人。嘗自城
南夜歸。燈火相接。及門聞無一人。自覆彭城。賴居人出
溺。公問故。則神人風戒。謂賢者有厄。宜亟持勾網以救。

見屠者將解牛。市而烹之。守塚及公卒於黔。牛不食死。
易錄小品

風水之說。徽人尤重之。其平時構手結訟。強半爲此。遂
有僇民朱從志等數十人。詭知地術。杜撰妖書。創製鬼
印。鐵車桿。鐵石掘。無堅不入。窺以驗之地。燕誘豪
貪。以圖厚利。每發塚時。必外張皮帳。以掩燭光。布盛草
土。以覆故跡。穴大如斗。而賊徒朱明號穿山甲者。緣穴
出人。其捷如神。毀棺易屍。任從簞弄。或男女相混。或一
擲數屍。或入廣骨以裸真。或出真骨以入廣。如是者數
年。并流縉紳之家。殆盡。萬曆己亥歲事發。坐死者十餘
人。論遣者四人。擬徒者三十餘人。其脫逃者甚夥。昇史

汪文言再下詔獄。鉅鍊兩月餘弗屈。有旨杖之百。其甥
悲失聲。文言叱曰。儒子真不才。死豈負我哉。而效兒女
子相泣耶。至是下獄。嚴鞠者四。酷刑備加。弗屈如故。最
後不能堪。始仰視許顯純曰。吾口終不似汝心。任汝巧
爲之。我永焉可也。顯純誣魏周諸人以罪。文言驟起曰。
天乎冤哉。以此蠱清廉之士。有死不承。通記

汪文言祖居車田。與余舊墅相去三里許。父老嘗謂
世議文言非正人。余詰之。以出身吏書對。余曰。三楊
宰相亦有以吏顯者。顧問其人何如耳。文言護楊左
觸權璫。慘刑至死不悔。如若言觸魏璫者非正人。將
附和魏璫者爲正人乎。

余邑南鄉商山人未三十輒夭死。今一村皆貧而罷
削者比比。吾鄉人言富者每斃商山。余嘗張目不答
徐笑曰。吾思吳懷賢。吾思吳開禮。懷賢天啓時中書
舍人。亦忤魏瑞而死者也。開禮字去非。丙戌死於闕。
崇禎元年。上幸太學。國子生婺源人江旭奇。以所註孝
經小學。奏請頒行天下學校。同五經四書命題試士。大
稱上旨。卽詔禮部如議頒行。婺源志

邑多磐石爲大聖像立祠。寬廣不過二尺許。田神也。南
鄉有大聖祠已毀。相傳劉誠意遺記云。日出正當寅。大
聖頭裏出黃金。鄉人不解。斷其頭。不得。後誠意子孫來
合其頭。視寅時日影斜射處。掘其金去。廣弘明記

婺源江君輔。幼工奕。稱國手。年十七。忽一人扣戶稱江北某家延請角技。君輔襖被隨之。往月餘。抵中州某宦宅。其人先入內見某宦。詐云。吾途窮。嚮吾子爲歸申。既得金。立契。復涕泗曰。父子情不忍面別。請從後門去。免吾子牽衣慘狀也。宦信之。君輔方久坐堂上。訝無出。肅客者。忽一鬚頭婢肩水桶。自江大聲曰。爾新來僕。速出汲。江驚異。厲聲爭之。宦從內出。持券示曰。爾父責爾去。復伺云。江曰。異哉。君數千里遣使迎我手談。乃爲此不經語乎。誰爲吾父。出所書奕譜呈宦証之。宦大驚曰。汝果能勝我。言卽不謬。甫對着。君輔連勝數局。宦爽然。殷相禮貌。其地有國手。從無出其右。宦怒。請對局。輔又連

勝。宦大喜。待爲上客。盤桓數月。作書疊薦好奕。鉅公處
獲金數百歸。郭軒家談

先大夫善奕。君輔常主子家海陽萬青閣。同時若蘇
亦瞻。過百齡。汪漢年。汪幼青。汪仲芳。皆稱國手。讓與
于田。汪輝楚二子。常對奕園中。先大夫樂爲居停主
人。亦瞻又爲諸國工冠。所著奕數。刻板尚藏于家。今
爲行世。

徽處萬山。絕無農桑利。薈茗之外。惟罽。而舊志稱徽
產硯。今雖有而佳者絕少矣。宋郡守謝公暨。於理宗有
椒房之親。貢新安四寶。澄心堂紙。汪伯玄筆。李廷珪墨。
舊坑石之硯。今無論硯不可得。而舊坑之名亦湮矣。按

舊坑在婺源縣羊關嶺之麓處。雨水夾之。唐開元間。獵人葉氏得石於其地。因以爲硯。自是歛硯聞天下。舊坑古名羅紋坑。其一曰緊足坑。又次曰莊基坑。相去麻百步。而石品絕不相似。其舊坑之中。又自支爲三。曰泥漿。曰棗心。曰絲石。去舊坑纔數尺。石品亦異。自莊基北行二里。泝溪微上曰詹子坑。則東坡所歌者坑。今在水底不可刷。其陵谷變遷之驗歟。舊坑絲石爲世所貴。硯材之在石中。如木根之在土中。大小曲折悉如之。刷者先剝去頑石。次得石爲硯材而極麤。工人名曰麤麻。石之心最緊處爲浪。又出至漫處爲絲。又外愈漫處爲羅紋。故吾郡雙溪王公之記曰。緊處爲浪。漫處爲絲。至論也。

絲之品不一曰樹絲曰內裏絲曰叢絲曰馬尾絲皆因其形似以立名不必悉數以石理勁直故紋如絲而旁爲牆壁獨此絲甚奇平視之疎疎見黑點如灑墨側睨之刷絲粲然工人所謂硯寶獨舊坑棗心坑或有之蓋石之精叶出光彩以爲絲也元至元十四年辛巳達官屬婺源縣尹汪月山求硯發數都夫力石盡山頽歷死人乃已蓋當時取之已如此其難且盡矣今之不可復得宜也雲谷臥餘

龍尾山婺源縣東百里高二百仞周三十里山石瑩潔有羅紋爲硯質比端溪故又名羅紋山又名硯山邑人汪藻有記婺源志

蘇易簡文房四譜云。今歙州山有石。俗謂之龍尾石。亦亞於端溪。若得實心巧匠就而琢之。貯水處圓轉如渦旋可愛。郡志

南唐元宗精意翰墨。歙守獻研。并薦江李少微。國主嘉之。擢爲視官。令石工周令師之。其後匠益多。全上

歙硯說云。凡取石先具牲醪祝板。齋戒擇日至山下。設神位十餘於壇。祝訖發之。稍褻慢。必有蜂蠆蟲蟻毒物傷人。蓋神物所惜。不欲廣傳人間。所得不過百十枚。卽竭矣。又當再祝之。前後嚙死者十餘人。今皆預祀享也。唐侍讀硯譜云。二十年前。頗見人用龍尾石硯。求之江南。故老云。昔李後主留意翰墨。用澄心堂紙。李廷珪鼎

龍尾硯。三者爲天下冠。當時貴之。自李氏亡而石不出。亦有傳至今者。景祐中校理錢仙芝守歙。始得李氏取石故處。其地本大溪也。常患水漲。工不可入。仙芝改其流。自是方得之。後縣人病其需索。復溪流如初。石乃中絕。邑官復改溪流。遵錢公故道。而後所得盡佳石。遂與端石並行。全上

何遠云。涵星硯。龍尾溪石。鳳字樣下有二足。琢之甚薄。先博士君得之外姓。侄黃材成伯。成伯嗜研。求至婺源。簿顧視一老研。工甚至。秩滿研工送之百里。探懷出一研爲贖。且言明府任三年。所收無此研也。黃責其不謬。工云。凡臨縣者。孰不欲得佳研。使每研必珍石。則龍尾

溪當泓爲海不給也。此石旒採不過十數。幸普護之。然研只如常研。無甚佳者。但用之久。至垢埃積。經月不滌而磨墨如新。此爲勝網。奉清記聞

新安縣以黃山名。數十年來造者。乃在婺源黃岡山戴彥衡吳滋爲最。彥衡紹興八年以薦作復古殿等墨。其初降雙角龍樣。是未待制元暉所壽。繼作圭璧及戲虎樣。時議欲就禁苑爲窖。稍取九里松古松爲之。彥衡以松生道旁平地不可用。其後衡池工者載它山松往造亦竟不成。彥衡未幾死。嘗出資餘一圭示米元暉。米以爲罕有其比。詩人吳可附詩曰。病來謾喜拆釵股。老去長懷雙脊龍。他日扁舟會乘興。摩娑圭璧小從容。吳滋

家有汪內相帖云。吳滋作墨。新有能解。紹興庚申於新安郡齋授以對膠法。此墨足也。試之當見佳。滋又求題品李蔡收漢老李公云。已經平子矣。昌舍人居仁。亦嘗遺以詩。今在東宮。以滋所造甚佳。例外支稿設錢二萬。
全上

蔡君謨云。李超易水人。唐末與子廷珪亡至歙州。其地多松。因留居。以墨名家。其墨有劍脊圓餅。面多爲龍文。能削木。墜水底經月不壞。後至宣和間。其墨貴於黃金。蓋黃金可得而墨不可得也。
文苑四史

吳布衣拭字去塵。居休寧之商山。宗族多富人。去塵獨好讀書鼓琴。布衣芒鞋。寥然自異。輕財結客。好游名山。

水從曹能始自楚之然覽勝搜奇歸携一編以誇示
人里人爭目笑之。傲易水決製。遇通人文士。倒囊相
贈。富家翁厚價購之。輒大笑曰。勿以孔方兄辱吾客卿
也。坐此益大困。耳聾頭眩。為悍婦所逐。落魄游吳門。遇
亂死虞山舟中。毛子晉為收葬之。去塵有不寐詩云。莫
怪故人消息斷。誰教金盡見牀頭。列朝詩集

明朝御用內器。則宣德之龍鳳大史。光素大定。青真金

宣德年製字別有朱藍紫綠等定外則國初之查文通龍忠迪。碧氣水品

官二方正。牛舌蘇眉陽。臥盤嘉萬之羅小華。小道汪

山。太極十種香太守四種。邵青丘。累上自青丘子格

之。方于鶴。青麟等其子程佔房。玄元監氣等方江仲

嘉

花 吳左子

主調

丁南羽父子

一兩可染

今之潘

嘉客

紫極

潘方凱

天

吳名望

紫金

吳去塵

不可磨末

而市品價尤重者始方羅中方程今兩吳也羅尚珠寶

增墨之光亦減墨之黑羅不如方

宜墨亦太

程尚膠

宜南不宜北程不如方兩吳質輕烟粗易松以桐佐樹

以脂烟兩油三石今五石矣遠烟獨草今茜染四割矣

膠用鹿麋熟而縣之經年矣火焰頭飯烟則白角以時

解膠則凝釋若遂能縣之側散使輪旋而受烟法古乾

漆取代膠呢徐鉉李廷珪何至殊異哉帝京景

水南汪中翰德滋樹少驥諸象種君房市墨必欲售

最上者程紙之曰君所需此已足何用頂烟為汪怒

...

歸。窮工製務滋堂墨。遂駕程上。予偶拊得中輪舊烟。
製玉界尺墨。試之諸名墨俱出其下。不自寶惜。盡散
去。今不可得矣。

石腦油烟作墨堅重。以松烟者疏而碧。今不必也。李廷
珪上矣。近代程君房方于魯祝彥輔羅小華丁南羽邵
青丘吳去塵吳百昌象立潛方凱方回嘉客環山方伯
閑敷遠。不惜萬金。故得合諸家秘法。君房于魯以神紫
兒取名彰耳。法以蘇木煮草。去草性燃烟。所製金紫照
人。漆烟作墨。其色反白。獨用猪脂。作墨不成。君房以脂
入頂烟六分之一。其墨細潤。昔畫尚焉。其入金泥珠沙
水磨者。貴之也。水用融山易泉。膠用鹿膠阿膠。次廣膠。

天雨雖之不動。市上牛皮膠合者。爽矣。膽用熊膽。次用魚膽。吳去塵。獨用猪膽。爲其易也。取其動而化膠。黑能增色也。然猪膽久之。適如其質而已。不能增也。古藏墨以豹囊。然至燕地。往往化粉。惟君房伯闇兩家墨。入燕堅倍於南。昔君房伯闇互相問而不言。各書而後知。若合符節。良以北方風高。法以百日耐釀。觔用三銖。故不碎也。製以秋和之日。無風重房。萬杵乃成。所忌者天陰。則墨餽矣。試法頂烟墨口。可以截紙。投清水盃中。一晝夜如故。熊膽力也。君房玄元靈氣。于魯青龍髓。潘方凱石蓮秘寶。方回宜宜堂。嘉客客道人。吳百昌紫雪。程孟陽松圓閣。方伯闇寫經墨。澤遠一笏金。敷遠碧水神。

珠廣居神隨。皆累試累驗之。其他亦不勝記矣。驗墨之
成色。與白金等。潘嘉客試墨帖。言之甚詳。其磨各墨而
浸觀其黑者一端也。其以新而冒舊者。竅之石灰中一
晝夜而出者也。儲永袞疑曰。墨枉製膠。煎膠練杵鐵石
日中而已。區區秦皮紫草。適足爲累。物理小識

歟。吳勉學夢爲冥司所錄。叩頭乞生。旁有判官稟曰。吳
生陽祿未終。吳連叩頭曰。願作好事。冥司曰。汝作何好
事。吳曰。吾觀醫集。率多訛舛。當爲訂正。而重梓之。冥司
曰。刻幾何書。吳曰。儘家私刻之。冥司曰。汝家私幾何。吳
曰。三萬。冥司可而釋之。吳夢醒。廣刻醫書。因而獲利。乃
提古今典籍。併爲梓之。刻費費及十萬。談苑偶筆

弘光時、大兵至、苑家寨、總兵王之綱、邀巡按凌駟南避、
不聽、及睢州破、駟被執、不屈、投卽於水、與臣潤生自縊、
遺書豫王曰、眞無渡江、若渡江、則楊子江頭、凌御東、
錢塘江上、伍相國也、王厚歛之、事聞、贈兵部、遺恭集

金聲字正希、原字子駿、休寧城東十里甌山人、隨父客
嘉魚、占籍焉、有至性、四歲就外傳、問孔子何人、今安在、
曰、聖人沒且二千年矣、爲哭不食、由拔貢舉順天鄉試、
崇禎戊辰成進士、授庶常、終日閉戶、一卷呻吟、召對平
臺、薦申甫、全軍盡覆、廷臣交章劾聲悞國、聲自劾、均不
問、命巡視西城、首疏以人才爲急、頃告病南歸、防流寇
爲鄉里行友助法、八年起山東按察司僉事、疏辭、十年

邑饑。所在閉糴。聲集父老議。上戶貯米。中戶不得糴。下戶減價糴。飢民則賑。以是饑不爲害。十六年。鳳督馬士英所募黔兵。戢於樂平。潰入祁。發遂歸咎鄉勇。逮治聲。曰。吾以一身受戮耳。疏聞。見聲名。愴念舊勞。內批以翰林修撰來京。明年甲申。至丹徒而京師變。乃還。生平著論。皆原本性情。爲制藝。每兀坐蒲團。至終日起。一揮就。神情孤往。筆力亦堅銳無前。故棄魄取神。棄骨取髓。縱橫穿穴。而又不快於有司之法度。艾東鄉亟稱之以爲可與震川並駕海內。家珍戶誦。後起兵抗王師。乙酉死於江寧。有文集及時藝行世。張天民文集。

乙酉金太史聲建牙古城。先大夫以及門携兒子往。

謂子時幼。晚公而笑。公諱之。子曰。先生舉兵未一旬。
鬚鬢頓白。公憮然曰。移生安知我心耶。先大夫側目
子。公謂此子可教。無過督也。公山遊。遇絕壁下臨無
底。輒佇目俯視。足三分山外。旁觀者股戰。公曰。吾鍊
心耳。

江天一字文石。世居歙寒江村。父宦楚。殉獻賊難沉江。
天一家貧好學。少聞金壇周鍾名。往從之。歸語其友閔
適古曰。周君非佳士也。天一文益磊落闔肆。困童子試
二十年。後補邑弟子員。貧甚。布衣穿空。見尻。會姻戚
投之金百二十。謀脫官事。天一愕然。揮去不顧。授徒淮
安。有孝婦割肝活姑。天一義之。又感其事與祖母胡類。

毅然請之郡守爲旌表。守覲其隔郡諸生也。不之許。天一遂出脯修資。刻楔自題名。往懸孝婦門。適守他出。相遇。鼓樂直衝其儀衛。守亦義之。不詰也。天一晚年益厭制舉業。慨然有澄清志。推奉休寧金文毅公聲。相講學里中。甲申國變。明年南京陷。天一作文毅公舉兵。參其軍。嬰險固守。與北兵相持累月。有陰導北兵從間道入者。師遂潰。文毅被執。揮天一去。曰。老母在。毋從我死也。天一遂走歸。拜其祖母。及祖廟。曰。吾首與金公舉事。真不能使公獨死矣。追文毅及之。大呼曰。我金翰林。參軍。江天一也。遂并執之。送南京。同日斬。妻子並沒入官。聞遠古蕭倫僧海月。爲購屍殯之。同死者族孫孟卿。郡

八陳繼遇休寧吳國祿余元英

魏叔子集

甲申五月端陽節先嚴夢吉士之舟汶溪時邑令何公通武爲汪長源先生癸未禮記房所拔汪我生孝兼以世誼招飲駕龍驤螭旗波浮醴駐賞競渡者數萬人歡聲震天忽長源公死國難報至一時奔散山川爲之黯寂金正希先生在甌山聞訃卽至縣哭臨再發長源先生曰我與長源同籍十七年若無日不汪長源包羅中也長源往矣吾將繼長源見先帝地下蓋先生是時已決志致命而晚村批其文乃云臨難時尚費曲折何所聞而云然

叔時朝從閩中擁兵出開化有首叔于營者家大人

諭子同包仲台翁。日穿草屨。晚宿布袋。三日至開化山中。尋見叔。烏合雖衆。絕無紀律。子苦口勸叔歸。叔不允。子旋未一月。叔已被捕。經過本村。父老送之。坦然就道。見子開士甫一週。泣數行下。坦然出村門登輿。未一回顧也。張提督解叔金陵時。洪督師承嘯經畧江南。問叔何處人。叔曰。休寧人。經畧公昔年閩中曾受知於太常先伯時用。叔諱時副。排行與先太常同。再問曰。汝因何從福建而出。叔曰。避亂開化山中。爲大兵拿。於是。經畧公不再問。卽發徽寧道張公文衛審。同解九人。戴元規等俱釋放。

大江入。歲鄉。中有部千斤。及地。耕時。皆千夫。故也。戰

於高視橋。麵裸時。深入邵十斤。奮雙刀救之。人馬辟易。已付時。將其返。時曰。何不乘勢再入。會黃劬菴領兵來。橫截之。遂皆死。鄉勇死者無算。翠谷私筆

丙申仲夏七日。子母壽五十。黃劬菴先生里居。朝服詣舊墅來祝。家君及子兄弟。辭不敢當。公登堂四拜。肅客者亦謂先生過禮。公曰。二郎風裁在我輩上。吾敢以年少忽之。不敬其尊人乎。子感且愧。未敢忘也。嘉魚熊開元號魚山。天啓乙丑進士。與金正希姻婭友。善崇禎時。爲給諫。劾輔臣周延儒。廷杖遣戍。直聲大著。後爲僧。號蕪菴。常住休之仰山。僧俗禮謁。隨人提撕。武禪悅。或忠孝。或經史藝文。率人人恆心去。康熙甲寅聞

開營。恨然曰：「此地將亂，不可以留。」遂去姑蘇。數年卒於花山。葬徽州黃山之丞相原。休寧志

正希公子娶魚山給諫女早卒。

何震字長卿，號雪漁，邑前人。以高雅遊名公卿間。工金石篆刻，海內圖書出長卿手，爭傳寶之。全上

篆學圖書多出於新安。爲他郡所不及。如汪夢龍休寧西門人，名濤，字山來，多膂力，人呼之夢龍將軍，其草隸篆以及諸家書法無所不精。每寫一家從不致雜入一筆。大則一字方丈，小則經寸，千言鐵筆之妙，包羅百家，前無古人。少時至楚中販米，逆旅暇日，偶至一寺，見衣冠數十餘輩在佛殿，以沙聚地成字徑丈，曰岳陽樓。山

來笑謂曰。是可以墨書也。何艱於八法。乃爾耶。衆驚愕。因白之郡守。延入署。煮墨一鉅。山來以倅布蘸墨。書於扁上。頃刻成。守嘆賞久之。因囑山來落款於後曰。海陽汪壽書。至今樓雖屢脩。而此扁不能易也。其徒王言字綸紫。北門人。綸紫篆書出宣光之上。隸書直追中郎。至於行楷。各盡其妙。嘯虹筆記

朱修齡休寧北門人。訪漢銅頗入妙。但生動之中。不無太過。傳汪如。字無波。號桐阜。亦西門人。朱文圓勁生動。白文模漢銅。精妙入神。可謂青出於藍。全上

劉銜卿南行人。博識古篆。刀筆古朴。傳趙時朗。趙端。汪以汾。時朗字天醉。舊市人。書畫入妙。同姪又呂端。傳銜

卿所學天醉則蒼健嚴緊又呂則古朴渾雅以涉西門人秀爽精勁尤工鍾鼎全上

程穆倚邃歛人能爲近體小詩工四體書筆法精勁微君陳仲醇收之門墻少與萬年少諸君子游銳意篆刻每作一印稍不得意輒刻去更爲之如是者數次必求得當方以示人其末年所篆印章醇古蒼雅一時繁夥不可及晚遇汪子虎文出所作相質汪子曰君夫其奇占一歸繆篆正派所得之矣穆倩誌其言故摹年所作尤爲海內寶重年八十餘卒其次子萬斯傳其業全上胡曰從十竹主人寓南都以印章名然學有餘而姿分不足全上

汪炳字虎文。休寧舊墅人。其先人雖其兄俱官京師。虎文又無產也。少讀書。過目成誦。其兄旣明爲中翰。精四體書。是以虎文於書法。特有家學焉。甲申以後。舉家南還。僑居武林。見朱脩齡。卽譜卽徵之。一捉鐵筆。卽能度越其妙。再遊維揚。遇程子穆倩。彼此出卽譜相證。穆倩歎服。揮其手曰。始吾自以爲無踰者。今見子則此事當與子分任之。虎文笑曰。子旣以此得名矣。吾又懷其美。吾不爲也。高鏡庭酷嗜穆倩。一見虎文之作。卽過訪。時盛暑。未及冠。遽持其袂曰。幾幾乎交臂而失之。吾從此可無須程子矣。虎文官浙中。遇徐子念芝於鄞中丞座。念芝固浙名手。因卽席間從虎文學焉。其所授前有吳

下揚歛來諸人。全上。

撥燈行。贈程子穆脩云。程子多才嗜飲。往來同人之家。賦詩飲酒。無虛日。其歸必暮。暮必需燈。故每出必攜燈自隨。雖戴星而往。亦未嘗稍輟。又恐酒後顛踈。常令功子偕行。嘗對人曰。此非兒也。杖也。予景其高風。嘉其逸趣。作歌以贈。其添詞人一段佳話云。笠翁一家言

程衷素字阿白。文昌坊人。古貌古心。臨池一筆不苟下。能爲虞歐陽顏柳諸體。金太史聲傳之。休寧志

舊傳樹老必自焚。未之信。甲子歲邑東郊株樹山。老樹無火自焚。一盡。夜枝半燼。樹仍活。東南郊富瑯嶠。崇牘間。燬頂出烟。七晝夜後。忽自息。今壬申歲。燬無火自焚。

欄楯柱心皆燼。鐵頂自空墜。現出錫匣。貯血書金剛經一部。清江筆記

余常念是增爲一邑文峰。祁大常庶倡造不可廢。余欲一新之。而有願未遂。

北京前門開亭侯籤。靈異不勝記。休寧汪太史楫出使琉球。往時僅三晝夜。遂抵其國。蓋御書中山世土四字。賜琉球王尚貞者在船也。及返時。波濤萬狀。曠日遲延。然有烏鴉千餘。夜繞檣帆。船破數尺。又有巨魚塞其缺處不滲。封君太翁生伯七旬誕琉球君臣預撰序文。製松竹詩書錦屏寄祝。是年元旦太史同其三郎前門關帝卜籤。俱得一紙官書。火急催輕舟東下。浪如雷。雖然。

日下多驚險。保汝平安去。復回之詩。當時駭而不解。越
數月。出使命下。副使林中翰石萊曰。事有前定。余元旦
得關夫子籤。乃一紙官書。火急催也。太史亦述已籤。互
相嘆異。三郎亦隨父渡海歸。俱驗。全上

甲辰閏三月十二日。明經范子眉生卒於都城報國
寺。龔芝麓都憲來窻前哭之。越二旬。發引。潤州潘江
如。古歛孫夢在。星源潘二南。同邑吳子謀。汪禹成。暨
其內侄黃敬明。扶輓登舟。子從陸路至淮。先經營家
事。不負死者所托。因與其兄元敷。其弟臨萬。共立繼
子。宣勳。奉肩生嗣。而三分肩生之業。元敷敬子一廛
不染。因以閨女許配子長兒。道數爲室。事畢仍進都

赴吏部投供。汪太史舟次有贈余詩。道其事最詳。詩云。吾鄉范良湖海士。九州結客燕都死。生平不少遊俠人。遠隔關河千萬里。趙侯藉藉邦之彥。匹馬承明方謂選。長安趨走無時閑。十日因依視含歛。范生笑入廣柳車。左右競出臨危書。書中絮絮意何如。托君笑貌諸孤。諸孤遠在江之沚。饑鷹臥虎眈眈視。誰將一矢解重圍。全憑義氣換征衣。黃沙北走雁南飛。故人骸骨須臾歸。拔劍坐使風波息。食肉羞看狗彘肥。憶昨錢塘胡彥遠。臨死不問家人產。伸手大書作丘字。老父嬌兒都不辨。一朝白馬來柴荆。下馬自稱丘季貞。身從江北來江滸。身是胡君好儔侶。胡君身

後身任之。應為養親兼嫁女。此事人人道奇絕。煥美者誰趙天羽。

而門縣治形肖猴。前朝江右人為令。造城鎖之。猶聯駢二解元。城有山。俗指為猴腦。後令又以巨石作八卦形。歷之。百餘年。父老忿其破壞風水。欲易之不果也。曹司馬貞吉署篆時。張孝廉瓊毅然率眾掘其石。無數。石長丈許。皆直豎土中。未三年。孝廉冠南宮。懷秋集

查二膽名士標以書法名世。畫尤工。然不肯輕下筆。家

人告罌無粟。乃握管計一紙。可易數日糧。輒又閉筆。二女年將三十。未嘗及嫁事。客詰所以。曰。余幾忘之矣。今

八十尚童顏。補紅筆記

明時新安兩相國。許文穆公後。爲程公國祥。國祥號我
施。歎之。古關人。萬曆甲辰進士。兩爲邑令。入南銓。一緼
袍。澁事。甘之如飴。以病告歸。授徒講藝。僅給餽粥。起北
禮曹。轉典北選。以特立不阿。爲中人所忌。竟落籍家居。
欲詣所知。率自策一蹇。懷刺投之。人不知爲顯者。崇禎
間。賜環。游歷卿寺。至南京倉場總督。儲峙倍增。陞北京
戶部尚書。方治圓。殫其指搢。每五鼓入部。至乙夜始
出。日惟自置乾肺一盞。燒餅數枚。啖食而已。未幾遷文
淵閣大學士。多所匡正。偶以陳對失旨。遂允告歸。卒。
志

徽州監生江旭奇。因思陵幸學。疏進孝經疏義。並請祀

諸葛亮張巡岳飛于文廟。章下所司。崇禎長編
汪溥勲字廣淵。歙之章岐人。順治丁酉舉於鄉。是科榜
後。物論紛然。上震怒。臨軒親試。以詩賦序辨說制藝
表判策論。甲仗森嚴。人皆股栗。溥勲卽書以進。上得
卷色喜。考山中。拔置舉人第一。己亥。又召于瀛臺。再試
如前。考置第六。是年會試不第。臚傳之日。上令傳呼
江南舉人汪溥勲者再。特論惜之。後康熙丁未。始成進
士。授中書。歙志

泛葉寄

黔兵始末

黔兵獄興新安百萬生靈湯沸矣非正希先生
忠誠貫日史閣部暨撫按兩鄭公力持其間哀
哀吾民將盡糜爛奸之手余稽年目擊不能平
者數十載欲敘之無所核也偶注紫滄得程子
不置手錄黔兵事二册甚詳頓還舊觀不置手
錄書最富歿而蕩散無存是編適落紫滄手予
得雅其繁蕪入泛葉中俾知金文毅之功在桑
梓云

壬午冬十一月中原賊再張陷荆襄承德大將不能支

遁走武昌。大江以南。亂兵殺掠淫擄。不忍見。不忍聞。不忍言。而遭其毒者。莫新安之人多。其明年春。賊飛檄稱勤王兵。犯池寧諸屬縣。直窺金陵。賴當路力遏不得下。將圖新安。恃西北諸嶺守嚴。愴愴苟全。二月。賊破歙。三月。黃。我郡南路爲發。忽報有兵入鄱湖。逆上江省。竊賊兵改道。將馳驛由樂德入發。合郡震悚。以狡賊乘郡西南之虛而入。方議守發。而請命鳳督。曾不一日。而郡西之祁。又報有稱沐國公兵來者。旣無所請命。又不半日。已窺抵祁城下。於是合郡惶惶心悸。愈不知所出。命在旦。又呼吸間矣。當是時。非拚死出禦。卽傾郡潰散。欲令民無孑妻子遺走。亦無得操挺樓山禦。安坐以

聽其入而忍其荼毒。雖勇如黃育。智邁良信。不能爲計也。新安以冒虛名。受實禍。四方之人。素不以爲人。而以爲肉。今搶亂時。乃復自甚。至懸坐入。和諸寇之江右人。及樛木郡人。而亦以爲是。鳳督黔兵。且置樂平徽變。及樂平自申詳。所招現禁之黔兵黔將。而若必欲盡舉而飛坐之。故人而後甘心者。哀我憚人。見萋楚而樂其無生。謀集諸文移。錄其要者爲帙。解愷愷君子。得大畧覽觀焉。新安固圉記序記全文不錄

崇禎十六年二月二十四日。應天巡撫鄭諱照得流

叛逆。僞稱勤王兵。將直竄蘇常徽寧。乘吾不意。地方官須督水陸大帥。扎營要路。拒防者勦。時勢危急。不得不

大聲疾呼。如致乘防。白簡從事。節錄馳撫檄

三月二十三日。婺源縣接得鳳督部院遊擊將軍姜劉謝率牌。督黔兵由進賢餘千萬年。德興婺源休寧徽州蕪湖繳。節錄黔兵來牌

按此夥未入徽境。三月二十五日。至樂平而變起。另詳於後。

徽寧兵備張

諱文輝時駐旌德

牌云。自黔抵鳳。應從大江直下。

卽曰道梗。亦應由皖達鳳。若婺源原非通衢。萬里跋涉。何故舍平傍而投險道。且後開婺源休寧至徽州蕪湖暫繳。而續旌涇南等縣。又何故竟未開載。旣云往鳳陽征勦而蕪湖暫繳。又何爲情屬叵測。仰縣官吏。卽便鼓

鄉勇協力堵截。母令乘虛入內。自取他禍。節錄兵備道牌

按院鄭真崑牌。黔兵到蕪。在初一日。陸路來者。由江北去。此夥全是土寇假兵。仰速集鄉勇扼要堵剿。毋致流毒。節錄按院牌

三月二十四日。祁門縣飛報接抄浮梁縣牌。開稱沐國公往鳳陽守皇陵。傳報一千五百員名。今三月十六日。早自餘干縣陸路到饒州。在南天寺住下。共約六七百人。將兵都聞姜姓。鄱陽縣用水手一名送。備猪肉鹽米賞兵。除彼長行馬外。計縣馬二十七匹。每匹恤馬錢一千文。府城十七日開城。十八日反開城。差巡檢迎接。

據說不由萬年樂平而走浮梁。特先馳稟作報。

三月二十五日。兵到祁門者。人馬百九十餘。其中有納婦人及土音楚語者。祁令趙文光令於城外祁家歇。而來兵強居民房。民已忿怒。停二宿。漸肆擄奪。二十八日到塔兒頭。殺傷居民楊冬等數十人。縣休鄉勇在界把守。互驚曰。賊也。急擊勿失。遂奮力前與敵。被殺傷黃五許。撲等數十人。鄉勇益向前死鬪。來兵遂勒馬奔回南岸。亦入汪氏宗祠。鄉勇圍之。放火焚祠。殺傷幾突。盡死乃止。遺聞

樂平縣三月二十二日。縣將劉昭瑛謝上用。李華玉。姜

美等統兵三百餘人。稱先奉鳳陽督院馬取調。黔兵。別資捷伐。自貴州起程。道由南昌。經樂平。望德興。婺源等處。職察其兵有來歷。卽安設各官。并犒賞衆兵訖。次初二十三。天雨多駐一宿。至二十四日。趙齊夫馬就道。初云取道德興。而臨發忽又往饒州。且華玉率先與謝二將俱行。獨劉珥留後。夫則另索大額馬。則劉折軋。又要恤馬銀。每疋三兩。更誘本地無賴充數。通行通邑人心。已爲疑駭。及二十五日。又聞踉蹌復回。轉道先晚已至大吉張姓。係鄱陽地方。離樂五十餘里。念擄掠。宰猪烹雞。縛夫姦婦。百姓憤極。聚衆格逐。前赴縣去。只得又來高橋。以至吳口街。將復往德興。更擅殺在

田農夫。凡經過之地。無物不搶。經宿之家。有婦皆姦。其
姓人等。遂認爲流賊。奮勇相逐。當晚黔兵仍退高橋。民
驚迫吶喊。各鄉聞風。持竿驅殺。互有所傷。次日寅時
報至。職卽出城赴救。見急奔者三人。詰係劉珽。李華
玉。姜美。卽與押送入城。獨謝上用不知着落。樂平縣中

樂平縣本年三月二十五日未時。職親救得三將。劉珽
。李華玉。姜美。進城。彼時鄉民環聚喊泣。必要取殺。職
方散。劉珽等慌懼。於本日申時投呈。內稱珽等
自十五年十二月離黔。督押馬騎。行至江西饒州府樂
平縣。於本月二十二日到縣。蒙給夫馬。昨搞實衆兵。其

二十四日進發饒州。因錯念頭。改道德興。不料行至吳口街。竟遭彼處鄉兵。疑爲流寇。糾衆數千。四圍趕殺。無處投奔。只得願投縣監。聽文以便前進。并據李華玉姜美連名具呈。自願投監。亦同前情。據此暫將三將監禁。以慰民心。鄉民漸次解散。已經約畧具由通詳去後。又據本縣耆民陳七等呈送。間拾賊遺紅片包一個。內詩稿一紙云。戰馬騰騰日日騎。人人都着紫羅衣。紅旗焰焰人驚膽。寶劍稜稜鬼皺眉。大戶積錢還我債。小民養女是吾妻。明年端坐南京殿。一舉成名天下知。驗收財庫。隨據本縣六都吳口街鄉約人等詹金吳啓等。連名告爲流寇屠民大變事。又據本都民程敬等。告爲除賊。

寧民事。又據本都民趙齊告爲受害事。又據一都程正興、流氓倡亂殺變淫擄事。又據四十四都民盛祥告爲勦寇安民事。又據本縣西關居民告爲情迫呼天斬叛安民事。又據馬戶盧春韶等告爲太歲災命事。又據沿途受害居民金李吳等告爲異寇淫擄焚殺慘變賞申究勦固國安民事。又據二都民汪五等告爲兇寇剽掠殺死四命事。又據旱夫告爲亟殺苦役事。又據二十五都高橋村葉恩等告爲流氓剽掠殘害坑農事。在卷全。又候院司道批詳。至日復詳問。乃有婺源德興休寧祁門四縣隣界各村聞風各遣傳牌不絕。每云統率鄉兵千餘前來會勦。救護等情。雖俱備由回阻。以免耽擱地。

方。且聞思黎民驚駭。日甚。日三將同陞。續擒獲逃卒六
名。俱收在監云云。樂平覆詳

職方清吏司案呈。據鳳督標下監紀官李章玉。稟將也
玉等。稟稱蒙募黔兵七千。統領二千。過嶺被劫。門等縣
人民殺死。兵七百名。馬六百匹。叩臺作主。等因。案呈到
部。爲照百姓驚心風鶴。誤認黔兵爲亂寇。彼此格鬪。至
有倂傷。事屬駭聞。情亦可憫。死者已矣。生者豈可鵬留。
且買來戰馬。俱係鳳督官銀。如有收存。當盡行察出。以
還該營。本部將調劑於各主者。仰官吏留心處置。其部
詳文

緣流寇假赴試而破廬。冒開部而被襲。冒官差而破

無爲。徽屬士民聞之戒心處處設險隄防。雖沐兵未
破徽而徽民被害可勝憫惻。今奉部憲行察并令寄
兵馬。本府奉檄且感且懼。卽嚴行祁黥等縣從實察
據。祁黥來兵馬已敗於樂。尚未入徽。本府看得黥兵
十二到樂。民認爲寇。捐生格殺。僅有三弁投監。盡載饒
郡烏同知詳內。至於祁黥流寇。或是沐兵。或如平樂
云沿途收帶無賴。原無馬匹到祁。五月十八日徽州府
詳

一件。徽祁鄉官有司無辜被殺官兵等事。奉聖旨。據奏
黥兵八百赴謁過祁。官紳無端誘殺。好生慘毒。深可痛
恨。吳翔鳳。趙文光。朱世平。金翰休。通着該撫按提解。

京究問。張文輝唐良懿着從重議處。仍察下十兵丁梟示。馬匹器械各項照數追還。該督軍前不許隱匿被殺屍軀。該地方官具棺收殮。設壇致祭。其已到各兵該督厚加撫慰。勦賊圖功。以膺懋賞。該部卽日檄傳。初奉嚴

一件。兵部爲密陳江南情形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崇禎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酉時奉本部送御前發下紅本。該本部題前事。等因奉御批。已有旨了。仍着該撫按確察情形。密速飛奏。朝廷自有裁奪。該部卽行密傳。欽此。欽遵。恭奉到部。擬合就行。爲此合用揭帖前去。煩爲遵照。御批內事理。將鳳督徽和鄉官有司一疏事理。確察

情形密速飛報。以聽聖明裁奪。務期不激不縱。兵民兩安。希爲萬分愍慎施行。須至揭帖者。崇禎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繼奉溫旨

此時若非兵部密疏。則嚴旨單行。闕府驚惶。更不可問矣。

徽州府鄉官倪思輝。畢懋良。畢懋康。姚宗衡。吳孔嘉。金聲。黃顯素。汪元標。王文企。凌世韶。羅炳。許志才。許志古。游有倫。張士楚等。謹揭爲危地可憂。狡謀已兆。布告壬國。其輩陪京事。公揭不錄

巡按監察御史鄭崑貞。爲黔兵假道。淫掠鄉民。奮鬪致傷。重報始末情形。仰祈聖鑒事。○時余同鳳督馬士英。

委安慶府推官來集之。往徽州一帶細察兵馬下落。初疏語不實。

巡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鄭瑄爲黔兵焚掠徽民。鄉勇橫闖樹敵。據報情繇。謹先上聞。仍俟察明。再行奏奪事。初疏語不實。

鄭按臺覆題。爲遵旨確察密奏。以憑聖裁事。六月初七日具疏報聞。正在候旨。七月二十八日忽接塘兵小帖云。今有鳳督差兵在路。揚言朝廷賞我鳳兵擒叛大功。前日徽州殺我黔兵。皇帝將府縣官拿去正法。鄉民盡要砍頭。我鳳兵豈比左兵。任百姓抵敵等語。職未接咨。御劄未知此語何來。竊恐傳布入徽。徽民必洶洶懼。

山郡又構一亂萌也。今得督臣馬士英全本抄關之以八百人馬。盡喪於初門。以故殺之罪。全歸於推知。宜皇上有赫然逮吳翔鳳等。以究其殺是兵之繇也。第督臣疏中所列情形。只憑差官萬民安口稟。萬民安只據道役鄭天卿口傳。此中不無可商。先是萬民安至太平。以前途戒嚴難行。求職一文回報。職語之云。此事方在察矣。總督差汝正。要前探實信。豈可不去。職給之照牌。着本官至饒州。方得下落等語。不謂萬民安僅至旌德而回。旌去和三百里。傳報且未足憑。而況得之途說哉。夫於兵之被殺。實自樂平始。數月以來。事跡著明。遠近共知。非職一人所能妄有虛實。職請直捷爲我皇上再陳。

之可乎。按徽州婺源縣與饒州樂平德興接壤三月二十四。婺源縣接有黔將劉昭廷等飛票。而民以改道無印疑之。既而祁門接有浮梁之票。初云奉調黔兵。再云入援沐兵。而民則愈疑之。其至樂平也。據署印同知鄒文明申報江撫云。黔兵自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馳突於饒州德興之間。殺在田農夫十三人。姦一女子立死。放火焚居。無物不掠。鄉兵尾而圍之。城下至萬人。翻上用不知下落。劉昭廷率華王姜美投監身免。賊黨萬人聞數百人。其不憚餘類可知。三將投監。賊行徽州府往察之。據樂平六月初三日回文云。轉解至府。現饒州府獄。本月十四日。督臣監紀通判方象乾見職云。

三將已至。樂平節回到營。則其未至祁門。又不據而自
明矣。其入祁門者。係三月二十五日。該縣差役偵探。稱
人馬實百九十餘。縣官令於城外祠堂安歇。黔兵強
居民房。停宿二日。婦孺潑飲。百姓憤怨。二十八日。行至
塔兒頭。殺居民楊冬等數十人。時縣休鄉勇。各在界口
把截。見其僧婦雜處。認定是賊。拚一死敵。又被黔兵殺
傷黃五許樸等數十人。黔兵勒馬闌回南岸。奔入汪氏
宗祠。鄉勇圍住。放火焚祠。黔兵殺傷奔逸不等。此百九
十餘人。闖於祁門之始末也。當知縣趙文光。給與米酒。
并撥與馬匹。百姓謂其迎賊。幾至鼓譟。鄉官緊守城門。
不敢出祁。距府百八十里。知府唐良懿聞報。自往救止。

而變起瞬息已無及矣。道臣張文輝駐旌德。四百里而
遙。差官飛報。不一而足。而亦無救於臨時矣。推官吳羽
鳳。清官也。留休寧縣事。去祁百三十里。聞警料理。派守
晝夜匪懈。實未出休城半步。督臣所聞。殆亦傳聞之悞。
黟縣知縣朱世平。曾跟督鄉兵至西武嶺。亦未至祁也。
金翰林者。原任熙吉士。金聲也。頃鎮兵風鶴特。徽之鄉
鎮。各立義社。其休境宇。本官捐貲饗士。募子弟千五百
人。扼諸嶺隘。休人賴以無恐。其器械衣裝。視他隊鮮明。
故金翰林鄉兵之名。藉甚道路。其與祁黟敵黔兵者。本
官募兵有在焉。謂本官臨陣而指揮之。職不敢爲本官
誣也。本官守禮者也。豈其以衰經親金革之事乎。昨職

會同督臣。委安慶推官來集之。往徽察勘。本宦回復實。實如是。但云馬匹無幾。一聞兩院有察追之檄。各已滅跡。亦只可量賠馬價耳。職復令本宦至壽州見督臣。面陳顛末。不知督臣寧無悔任耳之已甚否。蓋督臣。黔人。也。其軍中叅佐。大半皆黔產也。督臣方收黔兵爲長技。一聞是信。不唯嘆兵馬可惜。亦且苦錢糧無銷。黔之兵將。多有子弟親戚在數百人中。不勝憤恨。遂使督臣激控於皇上。請殺鄉紳。殺有司。殺百姓。以快士卒之心。而不知自古用兵。無殺鄉紳百姓爲兵報仇之理也。職聞監紀李章玉。一路不能鈐束劉昭珽等。故章玉自與卞玉等。從水路而下。而昭珽等自改道饒徽。兵離監紀。卡

有不亂而况黔卒之猶悍。又異常乎。其率之嚴所制一
枝。聞在湘陰縣。兵譁殺之。戾二丁。之戾未知下落。兵和
潰逃。繇是觀之。則黔兵之紀律可見矣。司馬法嚴明亦
所不貸。而特不幸發自百姓耳。百姓誠有罪。然無他。爲
父兄妻子死闘也。有司者能令百姓坐視父兄見殺。妻
子見辱。而制使勿動乎。青磷白骨之中。半是黔鬼。半是
土魂。職不知其誰冤。其誰殘暴也。若如督臣所云。賊
軍怨憤。不可不洩。則自兵興以來。客兵經過。毒害生靈
不知多少。左兵之至江左。男婦被殺擄。不下二萬。無遠
小邑。婦女之守節投溺者。八百餘人。職所建醮以度者。
嗚呼。此亦民怨滿盈之日也。而誰與洩乎。又何怪楚民

之激而從賊乎。兵心一者。不可爲異。民心一者。不可爲
國安危之幾。全係於此。是在皇上之妙有裁奪而已。除
徽寧道張文輝。徽州府知府唐良懿。候處外。推官吳鳳
凰。知縣朱世平。鄉官金聲。謹會同撫臣鄭瑄。遵旨提解
來京。但徽屬六縣。見在五無印官。倉庫獄囚。須接備有
人。方可離任。職一面議委署印交盤。卽行起解。不敢延
緩。而門縣趙文光。被察回籍已久。容職另行移提。其五
手泉丁。奉旨梟首。六邑人衆。豈可勝誅。驅使駢首。定斷
他變。合無量察爲首者數人。以伸國法。其馬匹柙械。直
取必致驚擾。合無令職等會議。量估價值。解赴軍前。
另行買造。被殺屍軀。職已行地方辦理。令再行政祭訖。

至解提各官。職各保其無故意誘殺之情。而地方有變。自當受過。予奪殄全。出自聖恩。却府唐良懿。清廉威惠。爲民所戴。今既東身。則府署已空矣。當民清洵沸之日。境內早荒之年。皇上不可不爲重郡安危計也。職重察情形。密速飛奏。若有一語偏護。則治職之罪。以告兵民。伏乞聖鑒施行。鄭按院發疏

鄭撫臺覆題。爲遵旨確察密奏。仰候聖裁事。鄭撫臺疏不錄

原任翰林院庶吉士。加授山東道監察御史。今丁憂。金聲揭爲據疏畧辦事。揭文不錄

金聲疏云。臣甫筮仕。讀書中祕。痛憤主憂。奉命詹事。繼

事戎行。臣受皇上特知殊恩。雖以病鰥田。而積勞。期得一當。以副皇上莫安天下之心。庶幾君臣道合。垂千古。日夜磨厲。不遑逸安。而君恩未酬。父命旋隕。冬。聞京師告警。苦塊之中。不能奮飛。繼值闖賊披猖。肅帥南通。亂賊公行。檄文盡冒。勤王官兵。沿江屠殺。海陵金陵。東南震恐。望風潰徙。蒙撫按檄行郡縣各屬防。臣從郡縣有司。及士大夫之後。以爲欲抗賊氛。先定民志。日宣高皇帝六諭。告以入事父母。各保井里。山事君上。其固封疆之大義。與民同命。效死勿去。臣效書。以有至性。聞之無不泣下。感奮者。不意三月廿四夜。忽傳婺源縣報文。稱四遊擊將軍之兵。自黔入。賊斃會人。遂

孔道。又不渡江。繇皖墜路直行。乃紆迴千里。涉崇山峻嶺。縣江西樂平。思入婺。而到徽州。絕無鳳督明文。而又適當賊陷蕪黃之後。合郡皇皇。舉疑爲賊。以爲警。在徽南一路也。至廿五日。而徽西祁門縣。突又有報文。稱沐國公兵。合郡人見兵不同名號。而又分道並入。定相攻襲。至廿七日。而郡人被殺掠自祁奔入者。稱兵已到祁城。皆楚人江右人及徽本郡人。且雜剪髮人婦入。實無黔人。而又絕無黔將。則合郡鼎沸。夾以爲賊矣。是時各鄉諸凶賴。分兩路而走。祁婺者如市。諸面生可疑。及久外之人。忽歸而佈各鄉者所在見告。婦女之畏辱而自盡者。不可勝記。是時各縣各設城守。臣鄉居。不敢徙入。

城身鎮定以安人心。謹相約。各設備以待。至廿九日。而郡人自祁奔入者。報賊廿八日已過祁東。與祁縣二縣居民。兩相格鬪。幸未入休境。而聞鬪已畢。賊已遁矣。至四月初三日。傳得發報。所稱姜劉謝李四遊擊將軍之兵。全未入婺。以三月廿五日。盡爲江西樂平居民所斃。殺。傳其兵爲屬督監紀李章玉所募之黔兵。其將劉紹璫。李華玉。姜美三人。現監樂平獄。其兵少有得脫者。樂平申江西各詳。內稱盡舉而殲之。樂平印信報文。現在郡縣諸當事處也。殊不意料李章玉反指殺掠祁門之寇。認爲黔兵。而逞其偏詞。激怒屬督。置樂平而反求徽人。徽人不能應命。遂蒙疏奏。嗟乎。章玉何心。其於饒之

樂平。既縱兵作賊。盡喪其兵。而不敢言。而於徽之祁門。復故認賊爲兵。喪於樂者。責於徽。不惟可蔽厥督。以自解說其無罪。且圖以遂其當初歸樂入徽之念。而洩其中阻於樂。不得入徽之私忿。臣不知督馬疏中。參臣何語。願督臣讀聖賢書。自欲知兵。竟不問兵隨將轉。將存何處。兵在何處耶。且督臣受詔。爲皇上殺賊安民。臣誼切同讐。望其旦夕滅圖擒獻。以解主憂。而拯民難。督臣豈不見諒。而監紀曰徽人殺兵。卽疏衆曰徽人殺兵。竟不察監紀當日奏遣兵改遣。事屬詭異。已違督臣節制。自非真欲攻襲。萬無再分兵別行。復異名號而兩路並入之理。豈可以其一路之兵。而遂誣冒認他路之賊耶。

念此一舉。祇因合郡有司。合郡士大夫。仗皇上威靈。奉
當路嚴檄。相率百姓。徒以嚙背相警。聞賊不走之故。不
意遂致有臨難相助。見賊出禦之事。郡縣而皆若此。其
於國家之事。豈無小補。此亦何所開罪於督臣。而必不
相容。倣區區一郡。不難以是非聽之公論。禍福聽之聖
裁。而念此逆賊未靖。人心危疑。將逼江東南諸郡縣。盡
以守禦爲畏途。以奔潰爲上策。相率動色以倣事爲戒。
其於委而去者。反尤而效之。民志不固。將何藉以抗賊。
氛。頃塘報獻賊臨楚省城。鄉民方奮勇格殺。縛賊報官。
官諭以恐係官兵。不得輕殺。民遂奔潰。而省城隨陷。宗
藩生靈一時俱盡。此亦皇上之所惻念。而督臣之所宜

寒心者也。備陳守禦全義。

金公據實破詭疏。及初辨尉。文繁不錄。

邢紳士民公揭。爲山邑之禦賊甚苦。黔兵之卽祿太奇。備陳顛末。仰祈公鑒事。揭文不錄。

黔縣待罪知縣朱世平。揭爲歐遵朝廷功令。恪守上臺。意微與民效死。幸保危難。謹陳顛末。以明職守。以白民冤事。揭文不錄。

寧國府公揭。爲勦勢已極。震隣可駭。急明殺奸之心。用固守禦之志事。揭文不錄。

徽州六縣耆民陳王前。畢勝。汪澄。盧從朱。孫康。程大定等。揭爲詳述徽郡禦賊之顛末。直白監紀嫁禍之情形。

天代題安民同國事。揭文不錄

是時金公仍有復吳四尊札。與撫按兩臺公祖書。五

月。又上撫按兩臺書。與黃劬菴書。與朱震青書。與陳

雲灘書。與程韋菴道翁書。與汪濬源駕部書。與方慕

菴書。與史大司馬書。與熊諫垣書。專與撫臺鄭公書。

俱娓娓數千言。詳金太史燕貽閣文集中。茲不復載。

奉聖旨。這所奏是否確情。姑俟吳翔鳳等解究奏奪。數

百餘兵。橫罹鋒刃。豈得不問。何爲爲兵報仇。鄭崑貞侯

回道時。嚴加考核。該部知道。批鄭按院疏

北部。看得督臣馬士英調募之新兵。爲徽祁所屬陷。八

百士卒。什之一。此其事。惟而且慘。由於推官吳翔鳳。

鄉紳金翰林。首發大難。而知縣朱世平。趙文光。羽翼狂逞。遂爲江南一奇變。四官俱已奉旨逮問。亦可以正厥罪。而洩死者之恨矣。至徽寧道張文輝。知府唐良懿。先時曾接撫按之檄。臨時又折諸青衿之請。柰何不嚴行。悉敗。坐視屬官士紳。專擅不顧。冥行而罔忌乎。各應降三級。戴罪管事。其梟下手兵丁。追還馬匹器械。收殮俠骨。招祭忠魂。卽責成二官。以爲自贖之地可也。北都考功司看語

是時有顧子方。諱上錢牧齋

諱謙益

書。及錢牧齋與金

正希書。與鄭撫臺書。又有張受先

諱采

與顧瑞屏

諱錫

書。顧瑞屏與鄭撫臺書。鄭撫臺復顧瑞屏書。皆言黔

兵事極其懇切。文繁不錄。

鄭按臺復徽州鄉紳書云。今天下竭郡邑之物力。以事督撫。一旦寇至。有司無以圖存。則惟鄉之大夫。與其子弟。相與殫力固圉。天子亦曰。誰非臣子者。自衛其室家。卽以衛朝廷之疆宇。故協守有敘。倡逃有罰。鄉義勇訓練有命。夫苟鄉紳富彊。捐資饗士。壯者出力荷戈。守令督帥嚴明。天下皆如此也。其效乃在忭撫上矣。而之役。民以死闘。不幸而曰兵也。則以征調之上卒。奈何殺之。不知今之用兵者。正爲兵之殺民。與賊無異。且有甚焉。故有賊之地。民寧從賊。無賊之地。民亦仇兵。何則。賊容有不殺民之助。而兵則決無不苦民之事也。愚忤於人。

視黔卒加倍。而幕中參佐無一非黔。更有親戚兄弟在
牋殺中。挑激之無所不至。劉珣珽等自樂至。又自辭其
事。是以歸罪於徽者獨苛。然而通國知其非公論也。今
聞其乃補疏續叅饒南。則和門之說。不攻自破。而賢大
夫與道府有司之無罪。亦不自白自明矣。貞於十六日拜
有小疏。凡可以爲貴鄉剖雪者。亦頗委曲詳盡。第關
奏。未敢暴其辭。恐聞者愈以賈罪。況日月光華中樞妙
用。只令始末昭晰。於諸公夾無稍礙。但明旨旣宣。自宜
奉行。雨露中廻。更顯聖德。平心靜氣。以俟之。使言者深
悔任耳之過。則事機旋轉。復不費力。凡一切展辨。宜自
節省。不知有當於列位台臺之萬一否。若蒸黎自掉頭

初無纖過。聖天子豈以兵易吾民。貞待罪未去。終當
以身蔽之。幸台臺集而慰諭之。有督撫之護兵。不可無
地方官之護民。貞也雖愚。知所從事矣。覆書全抄

外有鄭撫臺復正希書。與唐太尊書。鄭按臺復正希
書。又錢牧齋答馬瑤草書。又程兵部復正希書。俱不
及盡錄。

史大司馬復徽州衆紳書。謹復。今天下之所最厭苦者
惟賊與兵。乃兵之足爲患者。或自以爲兵。而郡邑莫能
禦之。又或人以爲兵。而羣坐而俟之。是故兵之所恃以
逞者。賊亦目之以爲名。而居者不察。此郡邑之所以淪
亾而不可救也。貴鄉號僻壤。又殷富。不見兵革。此其爲

豺虎屬目久矣。三月初門之役。衆志成城。一以扼險。殺
敵爲勸。使天下之人。盡如貴邑。寇盜不難平也。而議論
嗷嗷若此。何以爲地方。綢繆計耶。所諭敬心誠之。方允
率復。伏望鑒原。覆書全抄

又大司馬與金正希書。老年臺之名在天下。無知與不

知。皆能言之。若淮陰之距新安數百里。又受事有年。而

高山之懷。發於寢寐。上林之鴈。不通數行。平生疎拙之

辜。誠不可以擢髮論。以初門三月之役。貴鄉諸生曾一

通其顛末於淮上。而後知老年臺之忠孝爲不可及也。

當今之爲國家患者賊。而殺賊則兵也。兵能殺賊則兵

不能殺賊。而所殺非賊。則併不得爲兵。夫兵之不得

爲兵久矣。至兵之假號爲援勦。爲勤王。而實快其鹵掠。殺百姓之志。此憂時之士。所以當食而放箸也。又况紆塗縱掠。明明賊之行徑。而欲責地方之不疑。胡可得耶。前已有字致當事。乃其復第者。以各兵自明其非賊。將馬匹器械。一切交付。而地方於晝夜圍而火之。第亦正疑此舉之太過。及讀台翰。則此語又似爲募兵官之故爲辨點也。台諭云。與賊入而後有悔。毋寧禦之而後有悔。夫禦之一字。既難言之。而悔之一字。尤難言之。今江北之民之蒙難者。歷十餘歲矣。苟其一心禦之。卽未必悔。苟不禦而卽悔。則亦必禦。而以悔之恐後。而禦之獨先。此固明哲之事。而向當事者之不見諒也。老年憂身。

苦塊之中。而力負疆場。志安桑梓。身任而不勞。怨而不悔。慷慨激烈之氣。發於楮墨。灑灑累千百言。使人悚服。聖明在上。晦靈之日月。何可不捐中天而行也。大教謹一一心識之。第法道以南樞員缺。謬膺簡命。今且揚帆次真州矣。正值旁午。諸不遑及。惟老年臺鑒之。嗣將另布。不盡欲言。覆書全抄

馬督復徽州衆鄉紳書。恭惟台臺。聖世臯夔。清時山斗。五百年之名世。夫豈異人。億萬載之皇圖。實惟永奠。固英所景仰瞻依。奉爲師範者。況忝榆枌之末。濫疆場之寄。所望於覆露者。又豈頽樁所能罄哉。黔兵被殺一案。事出意外。大非得已。英豈樂爲是紛呶耶。按臺公祖。密

疏中所云。英倚黔兵自強。兵馬遠來可惜。錢糧不能銷
算。各將士親戚子弟多在此中。不平之鳴。亦不外此區
區耳。英自永城歸壽。只聞刑門之事。未知樂平之舉。而
各將士。號聲震天。憤欲南渡。英固八百人之屍主。七百
餘賄之失主也。不得不據萬民安所報。徽寧差役之言。
以入告。若使彼時貴府有司。據實相聞。留一活口相示。
何敢以樂平之數。盡歸刑門。雖知樂平亦殺。弋陽亦殺。
而樂平更多。亦卽陸續據實上聞。亦何敢膠執前誤。獨
仇刑門也哉。當日自武陵發兵東下。步兵從舟。而馬不
可越洞庭。涉長江。不得不取道長沙者勢也。江路險而
便。且兵多。陸路坦而窄。且兵少。監紀官之取水不從陸。

亦勢也。原擬騎兵出九江。會於皖口。不意左兵在秋浦。迫使繇徽。此意外之變局也。又不意裨馬諸將。以人馬衆多。店舍橫鋤不便。分先後兩路而行。則又變局中之變局也。然豈料前途有人焉。設阱而殺之也哉。在祁門者三百人。無子遺焉。在樂平者五百餘人。止存十一人焉。弋陽者二十人。亦俱喪元焉。祁門啓鑿之役。無人可問矣。樂平者。止駐一夕。次日行二十里。而被圍。有何積怨於地方。然猶曰人衆也。弋陽之二十人。又豈淫掠之故哉。嗟乎。此八百人者。皆將吏親戚。頭目精銳。非無籍隸悍之兵也。使果圖淫掠爲不逞。則惟恐不合其黨。張其勢。又肯輕爲分折。零星受屠耶。然此往事矣。三百餘

人無噍類矣。不淫掠耶。誰爲質問。果淫掠耶。法亦何加。但數百之冤魂。其父母妻子。令英作何安頓。數百之戰馬。數萬之金錢。令英作何歸着。惟乞台臺設身處地。爲英一籌耳。貴府有司。及公私揭帖。但云原無黔兵入嶽。監紀懼罪。以樂平之事。移禍於祁。想亦非公論耶。昨見按臺密疏。所以罪英者至矣。而疏中所察情形。則似乎止爭多寡。不爭有無也。止罪黔兵以淫掠。而未嘗諱殺兵之事也。卽萬民安所報者。不全屬於虛也。其言英不平之故。言言皆英隱痛。英何言哉。至兵之入樂。入祁。監紀何知。江楚異路。監紀何罪。英疏具在。自據萬民安所報人告。時本章上在浦。護諸怨軍。不使南渡。其夢夢猶

英也。何罪可懼。何禍可嫉。何謗可造。而欲代殺兵者。分罪。又欲未死之黔兵。與死者同罪。不亦甚乎。然英所言者。公事也。非私怨也。鄭公祖之疏。英甘唾面。不敢有異。同焉。旣以入告。則以威福聽皇上。是非聽公論。寬嚴聽執法。察給聽撫按。亦更不執一毫成心。不敢出一贅語。但欲得職馬以濟急。器甲以禦寇。嗟乎。萬里招來。實英作之孽。送入鬼門。實左兵爲之梗。而無故被戮。實衆人宿生之冤債。但所惜艱難之時。一盡千金。而精兵猛將。良馬堅甲。不得爲國家效毫髮之用。則英所謂嘔血腐心。驚魂隨魄。淚下沾襟。而不能自己者也。然今之風督亦極難且苦矣。大江南北。楚豫之樞。無事不相瓜葛。而

一丁一馬一甲一器一鉛一炭無不取之數千里外。絲忽孰非國家之金錢而泥沙棄之。土芥拋之。誰非臣子。誰忍置之度外。想亦台臺所垂憐而心亮者。時事方棘。血戰經年。鳳兵肝腦塗地。於江南似不無小補。亦未必無緩急相需時。想亦台臺所汲念也。軍書旁午。草勒肅復憤憤。不知所言。英無任惶悚之至。原書全抄

後馬督與阮圓海書內云。弟自守不暇。寧樂與人爲難。又云。大約戮人之下。非手則不欲開此路耳。樂平弋陽。豈起於同馬。亦不同也。聞按臺公祖已有疏據。樂平祖門之報。以聞上矣。弟之爲軍吏。按臺之爲地方。易地皆然。又云。樂平殺官三十餘員。祖門幾殺二

十員。內包萬春、范成。則萬夫敵也。又云。樂平之事。業已補牘。祁門之案。自然解網。弟踣踣苦衷。無可告訴。又不便徑達之鄭公祖。伏乞便問。以弟萬不已之情。處無可奈何之遭。轉達。但求設身處地。爲弟一思。則弟之苦。可蒙鑒原矣。

又正希先生致馬督撫書。亦數千言。不錄。

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馬督行牌。一運。越金萬兵馬。二運。黃總鎮兵馬。三運。劉總鎮兵馬。四運。中軍楊副將兵馬。五運。本部院內營楊副將兵馬。會同太監。歲刻期渡江。勘獻水路。廬州、蕪湖、九江、南昌、袁州、徽路、廬州、蕪湖、寧國、徽州、祁、樂、袁州等處。繳。雖硃批再

論祁樂云。不得已而假道。萬無縱兵私行報仇之理。各宜安心。然而人心惶惶。舉郡不寧。嗣後賴諸當事。及正希先生史大司馬力。馬督兵不渡江。民心始安。弟恐傷老母心。北行之事。隱不敢以告。行行且止。爲老母數日遣人一追。真無奈何行也。今且將北渡矣。郡事第一到都。便可決了。惟家下事不能不係念。恐其見弟北行。而乘虛入郡。欲有所爲。則歛中諸紳。不得不努力。邑士民無主。惟兄勿避勞怨。與邑中諸公商計。使弟一無所慮。則幸耳。數蒙聖念。舟次草勒。匆卒不盡。願言子弟。幸時教誨之。正希公與羅希呂先生書

巡視上下江御史黃爲仰體新恩。酌量情法。措補軍資。

重治首禍。以結欽案事。奉聖旨。敕人憐殺餘兵。掠奪馬匹。情罪可恨。但已經大赦。姑從寬結案。汪爵依擬監候處決。趙文光提到。另究。張文輝。唐良懿。姑准開復。吳翔鳳降二級用。銀給與該營死的。着該府縣官遵旨致祭遺骸。該部知道。巡按來詳

崇禎十六年十一月初十日。上傳總兵官唐通。着回鎮。用心整練兵馬。相機戰守。有立功。優敘隆酬。其死事劉之綸。着從優議卹。卽奏。金聲遠與起用。該部知道。卹報敕郡人無木業。天下平得無事。散而之四方。種種求衣食以自活。遭敵寇交棘。兵火相侵。其失業竄歸。而朝不及夕。無以自存者。半郡中。今且什八九矣。頃議補軍資

數千金。遠人不知。以爲郡中宜若易易。而不知事勢之
憂憂其難。已未可。一土言盡。乃蒙黃侍御傳黃陽台旨。
必追首事。用兩人重罪以結案。夫當日事端。本由於先
時備禦。旣家自爲守。而機遂發於急難倉卒。則人各擇
忠。必坐何人爲首。此實不能。而且定重罪。尤難乎其爲
獄辭。邵人之傳讀貴陽督鳳時題疏也。內有言曰。黔將
蔣正秀。爲南樞臣留以堵禦左兵。有功題敘。今有司將
定重罪。是固不得槩罪以堵兵。而直可專罪以堵黔也。
郡人之傳讀貴陽督鳳時報書也。內有言曰。兵之入樂
入和。監紀尙知。原議騎兵出九江。合於皖口。不意左兵
在秋浦。逼使由徽。此意外變局也。又不意卽馬諸將。以

人馬衆多。分兩路而行。則又變局中變局也。始知意外
變局。雖鳳中不及知。既而變局中變局。雖自押馬同行
之官。亦不及知。而萬山中人能逆斷一變局。知入樂之
是黔。又能再逆斷一變局。知入樂之外。復有入
神之皆黔。此必不能。今將定重罪。是固不得直罪以知
黔也。夫實不知爲黔。而相與共出死力。貴陽鑒原而矜
其意。卽不敢望比於蔣正秀之堵禦。而按其過。亦堵禦
之過。姊亦是有過無大。其誰不欣悅於無我之公明。而
攝服於不殺之神武。追憶去春。過錢宗伯。宗伯爲不孝
述楊龍友之言曰。天下原有兩是之事。黔兵與新安一
案是也。不孝唯唯。當煩宗伯爲不孝通意。鳳中亦卽以

龍友此言通不孝意也。黔人不能無所防而不改道。既改道。或不能無紛紜。徽人不能無所防而不堵禦。既堵禦。必不能無相傷。大抵同一不得已之勢也。於黔人乎何罪。於徽人乎亦何罪。固初不必定一有罪。而後可以明一無罪也。貴陽今秉國均。不與督鳳同。俞沸喜怒。四海觀望。斗柄所指。天下春秋。固宜郡人之日夜望恩於督鳳。時尚加進也。誠令重罪二人。而但傷一郡之心。而實有所關係於天下之勸誠。而大有所贊益於貴陽之盛德。亦何敢爲一二郡人愛其死。傳不云乎。居彼人之所。則怒其罰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爲我嘗人也。貴陽今以天下爲家。密邇郡縣。旦夕緩急。今亦郡人將爲貴

陽晉人時也。願台臺幸爲延語。請一笑而釋。與陳公相
書

此弘光時。金公與陳雪灘書也。照案於此遂結。

寄園寄所寄卷十二

漸岸趙吉士題夫解

受業

沈

弼右文

景鐸廷發

王

紀勉齋

全姪

嘉稷書年

校訂

寄園主人曰人生七情如喜樂愛欲皆籍笑以達之笑亦何能一刻無者顧昂昂七尺勞心苦思徒供他人之笑具獨不可耳杜牧之云人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余試作牧之插滿頭花以問世人一噱

燕爾奇

話柄

見有不合於禮義者雖三尺童亦知掩口而哂
裳髀絃中且不惜以其身試嗚呼後之視今亦
曾今之視昔士君子慎毋慮萬世之懜懜而資
之笑柄也

明太祖嘗開平遇春無嗣。賜二宮女。妻悍不敢御。晨
起捧盥水盥櫛。開平曰。好白手。遂入朝去。回。內出一紅
盆啓之。乃斷宮人手也。開平驚憂。後入朝。儀度錯愕。太
祖再三詰問。開平懼。吐其實。且叩頭曰。蒙上賜二宮女。
今若此。有幸聖恩。死莫贖。故連日驚憂。太祖大笑。召開

平入宮飲酒。命力士肢解其妻。以悍婦之肉。開平驚成癰癤。又有無嗣功臣。面奏聖祖求養子。聖祖曰。你們悍妻。平日酷妒。絕我功臣後嗣。可著禮部各給木碗一隻。拄杖一條。沿功臣門。求乞作樣。龍興慈記

明太祖一日命左右至文淵閣。覘庶吉士講習否。令一偵其動靜。比報告有所爭。惟劉子欽袒衣席地酣睡。蓋時初飯罷。被酒竟入夢耳。上召至。詰曰。吾書堂爲汝臥榻耶。罷其官。令往工部辦事。子欽畧不分前。竟買吏巾條服之。步入工部。書檄曰。劉庶常何爲爾。欽曰。奉聖旨命子欽爲本部吏。尚書不敢答。子欽便登堂。侍立。與羣胥偶。少頃上命一賢入部覘之。還報云。上笑。

連令召來。子欽至。猶吏服。上曰。汝好沒席耶。顧左右。與冠帶。歸內閣讀書。子欽又無言。遽起謝恩。出具冠帶還閣中。卽一日間也。九朝野記

解學士嘗吊友人喪。悍妻入門曰。恭喜。繼曰。四德俱備。七出咸備。嗚呼哀哉。大吉大利。笑史

天順間。曹欽謀反。伏誅時。有詩傳京師曰。曹奴曹奴。顛狂寇逮。諸公死亦當。學士叩門如繫犬。尚書鎖頸似牽羊。萬安叩首稱三叔。恭順當充戰一場。寄語滿朝當道者。將何面目見吾皇。崔記室

金編修路未仕時。爲外家張氏作誌。謹依金石之制。不

書錄姓。婦家乃俗夫也。意編修爲輕已而背言抵之。歷

子與口占長短句嘲曰。張翁墓誌。金生執筆。不善婦氏。婦家稱屈。金生自謂能文乎。纔動筆時。便忍氣轉過。至柳柳州蘇東坡歐陽修。當時墓誌做多少。畢竟門前罵不休。堯山堂外紀

江右胡存齋參政好客。每虞闢人不通刺。若在家。卽於門首掛一牌云。胡敬齋在家。沈孟淵性好客。每日設幾筵酒食。以待若無客。則令人於溪上探望。惟恐不至。笑史

曹吉祥姪曹欽反。阮敘冠深。又索王尚書朝。王正在一室寫經。一主事長大多力。還負之逸。王後繼此人。要津時呼馱官人。金上

成化間上忠古溫諸司御前奏事准行者皆答是字滿
臆卿施純彥請易照例二字上答甚便尋擢尚書時人
嘲曰兩字尚書全上

成化中內閣劉吉丁外艱起復每媚科道以免彈劾弘
治改元侍讀張昇數其十罪反爲御史魏璋所劾左遷
世以吉耐彈目爲劉綿花噴飯集

高公穀無子置一妾夫人素悍每聞之不得近一日陳
學士循過焉爾酌聚話及此夫人於屏後聞之卽出詬
罵陳公掀案作怒面起以一棒撲夫人仆地至不能興
且數之曰汝無子法當棄汝今置妾汝復聞之是欲棄
夫後也汝不改吾當奏聞置汝於法自是姬少衰注中

香舍人頤。乃陳公一怒之力也。菽園雜記

李大壯畏服小君。一不遵令。則叱令正坐。爲綰腰髻中。安燈盞。燃燈火。大壯屏氣定體。枯木土偶。人譚月之曰。補闕燈檠。清異錄

王文穆妻甚悍妬。嘗作三畏堂於後圃。楊文公見而戲曰。請改作四畏堂。王不悟。問云何。楊笑曰。兼畏夫人。道
慈集

李九我相國。年踰五十無子。丁改亭大理過其署。苦口勸以納妾。夫人在屏後聽之。大怒。丁呼掌家老嫗出。返覆引譬。語語痛切。老嫗泣下。夫人因醒悟。亟呼媒納二妾。因生二子。孫月峯尚書亦無子。改亭亦如前勸之。孫

不應。且拒之曰：「釋迦不以羅睺傳，仲尼不以伯魚顯，九
我清品，蓋天假丁以祿其後。」蘇談

李西崖嘗與陳師召擲骰得么，指曰：「吾度其下是六，反
之果六，色色皆然。」師召大驚，語人曰：「西崖天才也。」或曰
「詒公耳。」上么下六，骰子定數，何足爲異？師召笑曰：「然則
我亦可爲。」因訂西崖。西崖已先度其必至，別置六骰錯
亂其數。師召屢揣之不中，乃歎曰：「公真不可及。」豈欺我
哉。笑史

陳太常音嘗考滿，誤入戶部。見入稅銀者，驚曰：「賄路公
行，至此已極。」王堂叢語

賤相滿父子聚賄滿百萬，輒置酒一高會。凡五高會而

漁獵猶不止。京師名之曰錢游。實飯集。

唐于畏祝希指。兩公浪游維揚。費用乏絕。戲謂鹽使者。課稅甚飽。乃僞作元妙觀募緣道上。衣冠甚偉。詣臺造請。鹽使者怒咤之。兩公對曰。貧道非游食者流。所與交皆天下賢豪長者。即如吾吳唐伯虎祝希指輩。咸折節爲友。明公不棄。請奏薄技。惟公所命。御史霽威。隨指牛眠石爲題。命賦之。唐先祝繼立。就一律。詞云。嵯峨怪石倚雲邊。頭角崢嶸勢儼然。苔蘚作毛因雨長。藤蘿穿鼻任風牽。長眠不食谿邊草。無力難耕隴上田。怪殺牧童鞭不起。箇聲斜掛夕陽烟。御史得詩笑曰。詩則佳矣。意欲何爲。兩公進曰。明公輕財好施。天下莫不仰。今姑蘇

元妙觀圮甚。倘捐俸葺之。名且不朽。御史大悅。卽檄下
長吳二邑。資金五百爲葺觀費。兩公遂喏肩歸。投檄
二邑。更修刺謁二尹。詐爲道士。關說得金如數。乃悉召
諸妓及所與游者。暢飲數日而盡。與日鹽使者按吳。詣
觀瞻禮。見傾圮如故。召令責之。對曰。前唐解元祝京兆
兩公自維揚來。極道明公爲此勝舉。金已如數畀之。久
矣。鹽使者心知爲兩公所給。不問。野編

有客登山賦詩。伯虎作乞兒狀。戲謂曰。諸君今日賦詩
能容乞子屬和平。客大咤。已而戲曰。試爲之。伯虎索紙
筆。大書一字畢。遂行。客大笑追之。伯虎疊書一上四字
。求去。客曰。吾固知乞兒無能爲也。伯虎笑曰。吾性嗜

酒必飲而後作詩。君能惠我酒乎。客遂浮白示之曰。若能賦當令若盡醉。不然難免若責也。伯虎復大書又一上三字。客撫掌相謂曰。此可謂能詩耶。益窮之。伯虎復書一上二字。諸客皆絕倒。伯虎進曰。吾待飲久矣。真欲先生作詩。千否耶。遂舉酒一飲。輒盡。援筆續成一絕云。一上一上又一上。一上上到高山上。舉頭紅日白雲低。萬里江天都一望。客大奇之。相與卽席盡醉而返。竟不知爲何許人。伯虎紀事

吳令欲於虎丘採茶。命役賣牌嚴督諸僧。役奉牌需索。僧無以應命。役卽繫僧歸邑。令大怒。笞之三十。號令通衢。僧惶遽計無所出。知令雅重伯虎。厚幣求之。伯虎拒

不納。一日出遊。乃戲題其枷上曰。皂隸官差法採茶。只
要紋銀不肯賒。縣裏捉來三十板。方盤托出大西瓜。令
出見詢僧。僧對云。唐解元所題也。因大笑釋之。全上
董思白督學湖廣。往往以題爲戲。某府考試之前一日。
先懸牌云。來日不考文。應考者羣以爲必詩賦也。既照
名畢。分坐靜候。未見發題。有高聲命請題者。督學曰。前
昨日已發。何不速作文。乃知爲中庸題也。又考某府出
牌云。一至一。二至二。三句三聖人。四句四孔子。隱題令
自悟。良久乃知爲一朝而獲十禽至終日不獲一句。二
者皆法龜舜至道二句。聞君行聖人之政三句。陽貨欲
見孔子四句也。虹筆記

徐相存齋提學江西時。道遇毛尚書伯溫。舟謁之。語小
洽。毛曰。公得無飢否。卽呼具小點心來。侍者奉大漆盤
四。其二盤裝炙鵝。鵝皆大臠。其二盤裝饅頭。如盃大者
各五十許。又不置筯。以手撥之。二銀盃飛酒。長釀大嚼。
傍若無人。徐雖不能多食。而少年勇於酒。互舉無算。至
暮。慳然別。曰。公大器也。迨毛下安南還華亭。亦副八座
矣。毛食兼數人。嘗主湖廣鹿鳴宴。諸生七十五人。人陪
二大白不醉。朝野異聞

寧庶人宸濠既就擒。拘宿公館。以銅盆與盥洗。怒曰。縱
乏金盆。獨無銀者耶。其習於奢侈如此。笑史

崑山歸熙甫

有爲吳興令。令每治事升堂。胥吏裝擗案

旁。幾不容坐。公怒。以殊筆黥飽。捉向諸人曰。爾輩若不
速退。我便灑將來也。遺愁集

大將軍戚公繼光。其夫人威猛。時暢軍機。常於帳中。公
成功。止生長嗣一人。亦善戰。置在前隊。軍法反顧者斬。
偶與敵戰。敗反顧。公卽斬之。於是將士膽落。殊死戰。復
大勝。夫人以是不無少惠。而妬亦天生。公每入幕。目無
旁囑。或教以置妾別業者。果置數姬。生三子。夫人妬極。
刀突至其地。絕無影響。蓋於曲房通別室。其屏牆磚。巧
於合縫。見牆不見屏。惟公獨入之耳。久之以一子托重。
某孝廉子。巧以繼嗣。卽令孝廉處以西席。夫人大安之。
一日念無子。滄出。有小妮子發前事。夫人大怒。納兵往。

攻之。而一卒不令出。悉有洩者。孝廉急屬一力踰重墻。報公。公詔諸將問計。或曰。願以死迎敵。或曰。早避之。便公曰。皆非也。乃自袒跣跪遊夫人。諸姬披髮席藁。各抱其子請死。而請以子嘗歿。夫人令抱兒起。皆送還曰。首禍足老奴。令杖之。公卽伏受杖數十。門外將率喊聲。取乃已。筆撻諸姬最毒。罷歸。由是公不得輕出。陰與諸姬絕。令饒其所有。各從所適。諸姬計曰。棄妾非主人意。何忍爲之。乃輕裝適他郡。就刺爲尼。匿女僧家。梵誦至十餘年。夫人歿。始歸。各擁其子。然諸子始夫人背子之。凶惡耳談。

楊進士洪中。也。貌美。弱冠成甲科。與婦琴瑟和好。有儔。

兒姁麗及非心欲之。乘酒詔婦願與私。妻怒曰。彼在某所。往卽得。何必問我。而實匿之幃中。往無所得。及返。已下鍵。自知紿已也。曰。門不啓。吾當盡死。婦以爲戲。臥益堅。須臾察之。懸死梁間矣。全上

弘光元年三月。設壇太平門外。百官素服遙祭先帝。獨阮大絨後至。號哭先帝而來。曰。致先帝殉社稷者。東林諸臣也。不盡殺東林。不足以謝先帝。今陳名夏徐汧等俱北走矣。馬士英急掩其目止之。曰。勿漫言。徐汧一親在蘇州。聞者大嗤。全上

楚事委楚撫宋一鶴。一鶴貪懦巧諂。以嗣昌父名鶴。故爾自署其名曰一鳥。楚人謂之鳥巡撫。明李遠聞

因國之主。其禮亦出。入賦。齊祖受禪。宋主自官中出。新
謂左右。今日何不奏鼓吹。梁兵已圍建康。官中有數百
具木榜。左右請爲城防。東昏猶欲留作殿。不肯與之。弘
光時。楚烽交急。猶日漁幼色。乞兒取蟬蛻爲藥。亦怖
用二字。人不敢觸。真是千古一律。卷之六

并菊寄

笑譚

尼言脫口遂以解頤誰謂笑者不可測哉余則
以樂然後笑笑之中有箴規焉有驚懼焉何必
莊言謹論乃足聳君子之聽聞

永樂初嘗遣使迎天竺真僧來京號大寶法王居靈谷
寺頗著靈異謂之神通教人念唵嘛呢叭彌吽於是信
者晝夜念之時翰林侍讀李繼鼎笑曰若彼既有神通
當通中國語何爲待譯者而後知且其所謂唵嘛呢叭
彌吽云者乃云俺把你喫也人不悟耳開卷一嘆

正統間有鴻臚王少卿者善宣王音洪亮抑揚殊絕

聽而讀奏之際必多吃誤其貌美髯而禿頂朝士遂爲詩以嘲之曰傳制聲無敵宣章字有訛後邊頭髮少前面口鬚多有使回問京師新事或誦此詩問爲誰其人遽曰此王少卿也後山前問

余邑戴則紳爲鴻臚序班聲音洪亮思宗既其召在異之後出爲縣丞適鴻臚正卿缺出思宗曰前此何人何在遂陞正卿亦奇遇也

景泰間劉主靜陞洗馬王位時爲兵部侍郎嘗曰先生一日洗總馬主靜應聲答曰大司馬洗得乾淨少司馬尚不乾淨我國當洗之衆聞之噤然後主靜與李克述同陞庶子劉宣化殿諡主靜曰衆人皆是朕庶子先生

黃康子。蓋主靜庵。問之。默然無以答。

老山堂先生集

張偉。山陰人。景泰初。爲崑山學訓。年未三十。以聰敏舉典史。妻某。體肥。嘗戲張云。二十三歲小先生。俾應云。五百餘斤肥典史。蓮窗夜話

于司馬謙。一日與俞司寇士悅偕。其僚佐會坐。司寇侍郎戲司馬侍郎曰。于公爲大司馬。公非少司馬乎。司馬侍郎卽應之曰。俞公爲大司寇。公則少司寇也。舉坐絕倒。老山堂外紀

成化辛卯十一月。彗星見。廷臣皆謂上下懸隔。情意不通所致。彭時等請召面議。於是內臣乃約許召對。復戒不宜多言。旣見。但言天變可畏。上曰。朕已知矣。萬安與

彭時商榷。遂連連叩頭。內聲呼萬歲。命賜酒飯而退。諸
太監謂人曰。嘗言不召見。及見無一忠言奇謀。止呼萬
歲。四方因傳爲萬歲閣老。遺集

予曰。宜對以兩字尚書。

費文憲公宏。官侍郎。其兄爲太常少卿。公宴。以長少易
其位。劉瑾適過之云。費秀才。以羊易牛。公啓云。趙中貴
指鹿爲馬。瑾拂然去。玉堂叢語

翰林院學士。惟一人。多或三五人。弘治壬戌秋。閣老洛
陽劉公健。因修會典成。欲得翰林。一時陞學士者十人。
時禮部尚書。已有六人。謝遷以在內閣。張昇爲禮部掌
鴻臚寺事。崔志端以禮部掌太常寺事。并南京爲六人。

崑山神樂觀道士京師爲之語曰。禮部六尚書。一員黃
老。翰林十學士。五箇白丁。一時盛傳以爲的對。且有機
警。蓋此五人。謂山西張陝西楊大興并某某。皆成化戊
戌閣老萬公安。以私意選爲庶吉士者。堯山堂外紀
手柴菴瑤。往謁楊南峯。適浴。闢者以告。不獲見。後南峯
答拜栗菴。亦以浴報稱。不見南峯。卽題所投刺曰。君來
拜我。我洗浴。我來拜君。君洗浴。君拜我。時四月八。我拜
君。時六月六。四月八日爲浴佛之辰。六月六日。吳俗悉
投糞犬於水中。全上

嘉靖中。京師縫人某某者。擅名一時。所制長短寬窄。無
不稱身。嘗有御史令裁員領。跪請入臺年資。御史曰。裁

新刊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衣何用。知此曰。相公輩初任雄職。意高氣盛。其體微。但
衣當後短前長。在事將半。意氣微平。衣當前後如一。至
任久欲遷。內存冲挹。其容俯。衣當前短後長。不知年資
不能稱也。座右編

有皮匠得橫財造屋。求一鄉先生題扁。爲題曰。甲乙
堂。匠喜。不知像其皮刀錐子也。一優驛富起屋。乞扁。
有士人題曰。且堂。僕亦喜。不知優人作且者。開口曰。
奴家也。不謂此哉。衣見識獨超。

都御史韓公雍與夏公塏飲。各出酒令。公欲一字內有
大人小人。復以詠語二句証之曰。傘字有五人。下列無
小人。上侍一大人。所謂有福之人人服事。無福之人人
厭。

事人更云爽字有五人。旁列衆小人。中藏一大人。所謂人前莫說人長短。始信人中更有人。畜德錄

崑山吳山人擴字子克。嘗元日賦詩。奉懷分宜相公。人戲之曰。開歲第一日。懷中朝第一官。便吟到臘月三十日。豈能及我輩乎。列朝詩集

有一士人年老納二寵。托其友命名。友以忠娘孝娘名之。其人曰。忠孝誠美。然以名妾則非稱。友曰。有出處。孝當竭力。忠則盡命。聊史彙編

彭春菴七歲。從鄉父老入佛寺。不拜。寺僧強之不從。反叱之曰。彼佛裸跣不衣冠。我何拜爲。周文襄公在吳中。好徜徉梵刹。見佛卽拜。士夫笑之。文襄曰。論年齒亦長。

我二三千歲。豈不直得一拜。孝史

王磐號西樓。高郵人。李空同就醫京口。遇人故自矜重。元夕飲楊文襄西樓。短衣下坐。空同傲不爲禮。西樓分賦得老人燈。應口而成。云。形骸憔悴不堪描。還自心頭火未消。自分不知年老大。也隨兒女鬧元宵。空同心動其嘲。嘿然而罷。列朝詩集

袁十士景休字孟逸。吳人。侍御劉子威以文章自負。景休每向人挾槌其字句鉤棘。文義紕繆者。以爲姍笑。子威怒。訴之於郡尉攝而笞之。景休仰而對曰。民寧更受笞數十。不能改口。吾舌妄說劉侍御也。尉笑而遣之。全

焦陶老方畱黑耳長如驢。嘗謂西涯曰。君善相。頃一看
李久之乃曰。左相像馬尚書。右相像盧侍郎。馬與盧合
乃一驢字。始知其戲。胡盧編

丘文莊自製餅軟膩適口。托中官進上。食之佳。命司膳
監效爲之。不中式。俱被責。因請之丘。丘斬不以告。由是
京師盛傳爲閑老餅。笑史

于七齡侍先曾祖側。以狀元糕命對。于銜口而出曰。
閑老餅。當時究未知餅之出處也。

一朝士麻臉鬚鬚。一朝士面歪而眇一目。眇士戲麻士
云。麻臉鬚鬚。半肚石倒栽蒲草。麻士答云。歪腮白眼。滿
螺杯斜嵌珍珠。衆爲絕倒。又太倉陸孟昭爲刑部郎中。

嘗往一朝士家。駕牛曳刺。不書名。惟云東海釣鰲客。遇其士。歸見之。知其孟昭也。亦述一帖云。西番進象人來。蓋孟昭黑面白齒。人皆嘲爲象奴云。客座新聞

嘗見雜錄中有題航船詩云。兩浙無車馬。乘船便當。渾身穿木屐。未死入棺材。退殼鑽蓬出。撒梭下堰來。夜淡相竝處。兩籠我儂閒。全上

萬曆庚辰。鼎元張懋修。相江陵子也。傳臚之日。公自關中歸。方飲酒歡甚。忽傳兵部送緊急塘報。開函則內有簡云。侍生公論拜賀。老牛砥牯。愛子誰無。野鳥爲靈。其君特甚。公覽之大怒。亟索其人。已亡去矣。此四句。蓋家人以刺泰檢者也。林居漫錄

夏少師當國時。江西士紳以生辰致賀。少師長身聳立。諸公俯躬趨謁。高新鄭旁睨而笑。少師問其故。新鄭曰。偶思韓昌黎鬪鷄詩。大鷄昂然來。小鷄竦而待。是以失笑耳。京市語謂江西人爲鷄。相與鬪堂而散。列朝詩集義興儲遇一日過金沙鄒孺孝。鄒爲言絕糧狀。因口占數語自寬云。有口無糧不用愁。有糧無口正須憂。真人解得其中意。煩惱坑中好出頭。儲曰。某去年貧無糲。亦有口號。遂謂曰。西風吹雨聲索索。這隻大腿沒下落。初來出榜在街頭。借與有移大家著。坐客皆貧士。爲之大開。堯山堂外紀

雲間淡酒行香子詞。所有華亭。物價廉平。一道會真通。

三觔。打開瓶後。滑熟煮羹。要君乘時飲。要時醉。要時醒。
聽得淵明說。與劉伶。這一餅足足三觔。君如不信。把來
求稱。有一觔水。一觔土。一觔餅。客中問集

蔣開老蛇。歷仕三朝。始告歸田里。肅宗慕其賢。使使三
聘之不至。唐制詩一闕。頒云。聞說江南一老牛。幾書聘
下已三秋。主人有甚相虧汝。幾度加鞭不轉頭。晁補之
俯伏以對。詩云。老牛用力已多年。領破皮穿只愛眠。犁
耙已休春雨足。主人何用苦加鞭。終不就。堯山堂外紀
采石江頭。李太白。戴在馬。往來詩人題詠殆遍。有客書
一絕云。采石江邊一坏上。李白詩名耀千古。來的去的
寫兩行。魯般門前掉大斧。楚辭別紀

內鄉縣李裴字子田。官翰林檢討。其弟名廩字裴美。久
滯增廣生。裴遺書廩曰。爾今年增廣。明年增廣。不知增
得幾多。廣得幾多。廩答書曰。爾今日檢討。明日檢討。終
檢得甚麼。討得甚麼。噴飯錄

許八國與申公時行相約。詣一所公議。許曰。此幾年
未及申時行乎。申應曰。既以身許國。不得不爾。世說補

一人盛談輪迴報應。甚無輕殺。凡一牛一豕。節節作牛豕
以償。至螻蟻亦罔不然。時許文穆曰。莫如殺人。衆問其
故。曰。那一世責償。猶得化人也。新語

應展平爲德化令。滿考。吏部試論。文優而貌不揚。不

列上。乃題詩都門勸去。爲官不用好文章。只要鬚髯及
胖長。更有一般堪獎處。裘裳襁得硬綳綳。不書名姓。直
呈家宰。曰。此必應知縣也。遂陞考功。全子

明神宗乙巳。考察京官。給事錢夢舉當外補。固出入關
臣沈一貫門下。特旨晉用。時論藉藉。一日吳中有布衣
在一貫坐。夢舉戲曰。昔之山人。爲山中閑人。今之山人。
爲山外遊人。布衣答云。昔之給事。乃給黃門事。今之給
事。乃給相門事。一坐哈然。道愁集

夢舉字君烈。嘗題魁星像贊云。吾怪爾形。爾何類乎。爾
神。爾欲爾名。爾何主乎。文明。豈從來方士之肺腑。皆
之所脫化。抑當今科第之而孔。實爾之所醜成。但父

以右手持筆。而左手持金。得毋謂頭書非此不行意。然
則吾將不得慰汝之望乎。曰。尚有賴乎管城。後才展成
有贊云。胡取乎筆。論文章。胡取乎斗。盛饑賴。胡取乎
通津梁。有筆無斗。則伯夷餓於首陽。有筆無金。則子真
困於臧倉。公曰。兼之。然奚爲魁而不元也。豈筆之不長
與。抑斗之不石。金之不黃。意嘻。今之魁星。若有之矣。然
古之魁星。但見天漢之光華。江都張天民以老辭舉。亦
也。爲足之云。胡爲乎筆。揚雄章。胡爲乎斗。耀應麟。胡爲
乎金。通科場。一足反渴。兼將眉目。乞憐。與得短中。要
一足。獨兼之。有筆。兼將。兼注。兼海。何無。兼津。兼道。兼
讀之者。更兼。兼。

陳眉公負起。公著士知其人。素輕之。不與。洽。太倉王相國。舉公。陳代陪賓。湯大靜曰。吾以爲陳山人。當在山之巖。水之涯。名可聞而面不可見。而今乃在此會耶。陳慚無地。懷敬集

江陰張畏巖。甲午鄉試不中。大罵試官。榜有道者笑曰。還是相公文不佳。張叱曰。野道烏知之。道者曰。汝氣不和氣平。相公心氣如此。又安得佳。張不覺屈服。宋中集

近時俗學。皆尚三蘇文字。不復知有唐文矣。况蘇漢子。故不拘大小試卷。主司大半批曰。宛然蘇子口氣。或曰。波得蘇氏家法。卽中式矣。有一士子素不喜唐山文。

者乃笑曰。眾人皆有蘧子倚靠。偏我獨無蘧子可使與
耶。於是論策中。嘗引證曰。蘧子有言。爲君計者。莫若安
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又云。蘧子嘗曰。良醫不能
救無命。疆梁不能與天爭。仲尼棲棲。墨子皇皇。憂人之
甚也。又云。此蘧氏所謂察微慮遠。慎在未形者也。亦漫
然批其旁曰。此子固嘗留心於三蘧者。但未純熟。此
生見而大笑。作詩嘲之云。曾見東坡面目無。試官驚得
震蘧蘧。分明指與平川路。一箇佳人兩丈夫。一時傳誦
殊不知始之蘧子。乃史記之蘧泰也。繼之蘧子。乃漢書
蘧竟也。終之蘧氏。乃寶酒之妻蘧蕙也。今不論泰漢。不
分男女。一雙像樣。果與蘧演當之。不故笑柄哉。全上

有孝廉爲京官。顯以文獻世家於門。一夕人以紙糊其
兩頭字曰。獻世。孝廉怒。命僕罵於市。又一夕。糊其文字
上一點。曰。又獻世。孝廉怒。罵如前。則再糊其家字上一
點。曰。獻世家。實錄

方丈住持。命沙彌買犬肉歸。值師乘拂上堂。沙彌不便
顯言。乃取坐具。展拜。曰。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
工夫。請師道着。師曰。鏝湯煮炭。始得。沙彌素知師客。復
進曰。金剛三十二分。未審某甲有分也無。師曰。茫茫一
片西江水。不許漁人下釣鉤。彌曰。如是其則。告白大眾
去也。師罔措。良久。曰。只待夜深人靜後。和盤托出。大家
餐。拄杖下座。西華外集

益都趙秉忠登狀元及第。青州府縣有公宴。值大雪。水
公題咏。公曰。請聯之道。曰。剪碎鵝毛空中舞。府曰。山南
山北不見土。縣曰。琉璃碧瓦變成銀。公曰。麴糊了市
州府。左右莫不匿笑。梅窗小史

嘗聞有先朝鉅公。惑志一姬。致夙望頓減。姬問之曰。公
胡我悅。曰。以其貌如玉而髮可以鑑也。然則姬亦有所
悅乎。曰。有之。卽悅公之髮如玉而貌可以鑑耳。又嘗遊
虎丘。其爲衣去領而濶袖。一士前揖。問何也。鉅公曰。去
領。今朝法服。濶袖者。吾習於先朝久。聊以爲便耳。士遂
爲改容。曰。公真可謂兩朝領袖矣。壯梅堂文集

防邵杜嘗薦一入泮於督學者。未久。手書十冊送之。

事重其筆墨。召下榻諸賓閱焉。翻第十冊。乃作一屋。
一人。几上有筆筒。插扇。扇摺露字一行。乃萬物等觀。
自得句。督學閱之色變。諸賓哄堂。楊邦集

十高僧乞太老一詩。太老贊之云。一夕靈光透太虛。化
身人去復何如。愁來不用心頭火。煉得凡心一點無。後
一宦遊者見之。笑曰。此死禿二字也。然其語實得靜功
真訣。直可驗諸存想不謬也。休邑南鄉三溪。俗饒其姓
人爲牛。有新入泮者。溪西俞姓。以綵帳迎之。其旗上一
聯云。頭角崢嶸。異日必爲天下宰。羽毛豐滿。今秋定見
月中人。亦巧於誚人者。廣虹筆記

東坡在翰林日。春宴同官。佛印亦居其內。數詞坐客。月

某句一令。上以二字顛倒說。下用一詩十韻。以發其意。
坡云。閉似忙。蝴蝶雙雙過粉牆。忙似閑。白鷺幾時立小
灘。王荆公還令云。來似去。潮翻巨浪還西注。去似來。躍
馬翻身射箭回。秦少游還令云。動似靜。萬頃碧潭澄寶
鏡。靜似動。長橋影逐酒旗送。又一客云。難似易。百尺竿
頭呈巧藝。易似難。執手臨歧話別間。佛印還令云。悲似
樂。送花之家喧鼓樂。樂似悲。送女之家日日啼。又一客
云。有似無。仙子乘風遊太虛。無似有。掬水分明月在手。
永升還令云。貧似富。稍水滿船金玉渡。富似貧。石柴穿
得敝衣行。又一客云。重似輕。萬斛雲帆一霎經。輕似重。
柳絮紛紛鋪畫棟。

秋山碎錦

寄園偶集汪紫滄云閑似忙栽花種竹促開塘忙似
閑斛水栽秧唱采蘭余云來似去十年歸客追離語
去似來九月秋陽拭汗腮紫滄又云動似靜乎提金
縷行無影靜似動鏡映玉樓花自弄余又云難似易
髮壓眉雙登上第易似難酒到朱唇閣盞盤紫滄又云
悲似樂牽犧剪繡渾身著樂似悲看劇傷心兩淚垂
余又云有似無富兒辟借假躊躕無似有騙子粧腔
誇大口紫滄又云貧似富丁夫喚運金銀庫富似貧
名簪僑裝雞犬村余又云重似輕手擎寶鼎任縱橫
輕似重雲壓花枝長拒送